


世界文學全集

遊蕩者的生活

德國愛痕多夫著
毛秋白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遊蕩者的生活

德國愛痕多夫著

毛秋白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執照字第五二一三〇號

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六八三號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再版

◎ 世界文學 遊蕩者的生活 (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費另加)



原著者

Eichendorff

譯者

毛秋白

發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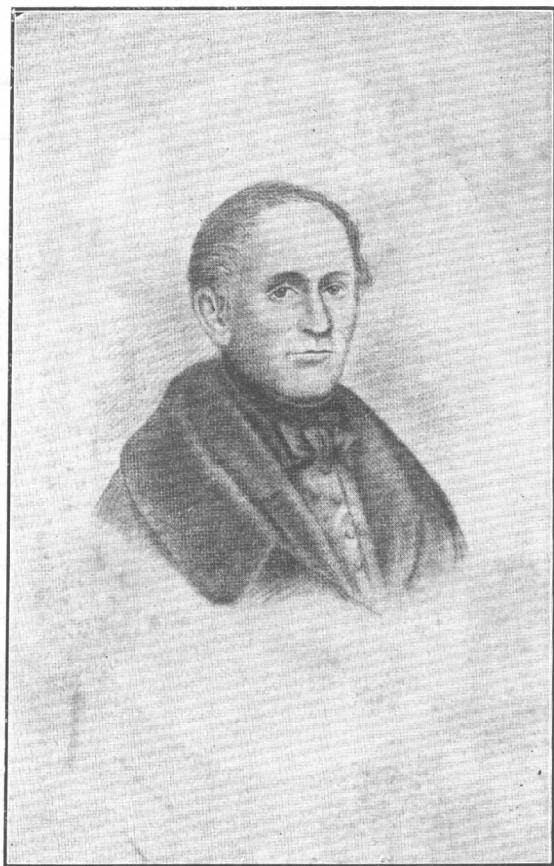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香港九龍北帝街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廣州漢民北路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各埠中華書局



愛痕多夫肖像

序

約瑟夫·卡爾·本泥狄克特·夫賴赫爾·奉·愛痕多夫 (Joseph Karl Benedikt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 是一七八八年三月十日生於士雷濟恩 (Schlesien) 的盧波威支 (Lubowitz) 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歿於奈塞 (Niesse)。他的生活極平淡，值得我們注意的：他是生於貴族之家，所以從未過過貧困的生活。他是一個祖傳的清教徒，所以宗教的信仰觀念很強。他在哈勒 (Halle) 大學研究母國的浪漫派的文學家諾伐利斯 (Novalis 1772—1801) 提克 (Ludwig Tieck 1773—1853) 構成了他的浪漫主義的基礎，所以竟博得了德國浪漫主義的最後的騎士的名聲。他常常在哈勒的近村跋涉，又嘗在外旅行，徒步經北部德意志薩克森 (Sachsen) 直到北海，所以他的作品中，到處流露着這種旅行癖。

他的作品小說方面，除這篇遊蕩者的生活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外，尚有他的處女作預感與現在 (Ahnung und Gegenwart) 及大理石像 (Das Marmorbild) 詩人與伴侶 (Dichter und ihre Gesellen) 等。詩歌方面，有他的抒情詩集，這是在一八三七年集成的，內分八

篇：(一)旅行歌 (Wanderlieder) (二)歌者的生活 (Sängereleben) (三)隨感之歌 (Zeitlieder) (四)青春與戀愛 (Frühling und Liebe) (五)死者的犧牲 (Totenopfer) (六)宗教詩 (Geistliche Gedichte) (七)史詩 (Romanzen) (八)讀西班牙詩歌有感 (Aus dem Spanischen) 戲曲方面，有求愛者 (Die Freier) 馬陵不爾厄最後的勇士 (Der letzte Held von Marienburg) 等等。其中，旅行歌，青春與戀愛，及死者的犧牲三篇詩包含他的傑作最多。自叔曼 (R. Schumann 1810—1896) 孟特爾遜 · 巴托第 (F. 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 等大音樂家譜入音樂以後，他的詩更爲人所愛唱了。德國小學校的兒童及鄉村的婦女，雖未知愛痕多夫的名，却也會唱愛痕多夫的詩。這一部分固有賴於大音樂家的作曲，但根本的原因，還因爲他的詩很平明，近於民謠的緣故。

愛痕多夫的最大的傑作，當推這篇遊蕩者的生活。文學史家克盧革 (Dr. Hermann Kluge) 說：“Seine kleine Novelle”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gehört mit zu dem Schönsten, was die Romantik hervorgebracht.” 『他的短篇游蕩者的生活，是浪漫派文學所產生的最傑出的作品。』

愛痕多夫雖有浪漫主義的騎士之稱，但與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 1781—1838）等純粹的浪漫主義的信徒不同。他不像沙米索一樣，一味往空想方面走，而他在美的觀念中却帶有倫理的色彩。這是因為他是一個家傳的清教徒，自幼就具有宗教的思想的緣故。在這一點，他又享了新浪漫主義（Neuromanik）的先驅者的讚語。

愛痕多夫的特質，是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的感情像液汁很多的甜的果實一樣，充滿了天真的談諧。他不甚關心於時代精神的潮流，只知投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由此感得宗教戀愛人生的喜悅，及暗黑的感情，像樹林中的小鳥一般歌詠宇宙。固然，他的觀念，範圍很狹，他的詩，似乎過於優柔一點，不免有單調之嫌，但却非常深邃真誠輕快。隨處用着兩三個人物，窗前的姑娘，黃昏的亭榭，悶熱的夏夜，露深的早晨，沉靜的森林，幽默的山谷，流動的川河，歌唱的小鳥等用語，但隨處都能賦與新鮮活潑的印象。這種鬼斧神工，除非精神已與大自然融合了的人，決不能做到。在愛痕多夫的身前，真理都已化爲很單純的形態，所以它的樸素和正直與愉快的心情相結合，或釀成歌謠，或構成小說。所以他的作品，平易暢達，輕妙流麗，他所描寫的自然間的一枝樹一根草也生氣洋溢，印象深刻。

這篇遊蕩者的生活是他抒情的天才，發揮得最完美的作品。這裏的主人公，在說明人生的運命。這主人公的性格，長閑直爽，具有詩的色彩。有人說這裏的主人公就是愛痕多夫把詩歌人格化了的東西。愛痕多夫在這篇小說中，將旅行的生活，流浪的情景，用有詩意的筆墨描寫，借一個純潔無垢的青年作鏡子，把宇宙與人生的真相，全盤都襯托了出來。羅伯特生 (J. G. Robertson) 在德國文學史 (The Literature of Germany) 中評說：『遊蕩者的生活在形式上雖是短篇小說，事實上卻只是和韻文一樣的，表現在散文中的抒情詩的情緒的連續，而且是由一個當漂泊是一件常事的德國的無憂無慮的漂泊者的不可企及的故事輕輕地結成的。我們所應注意的，就是使自然和人類的心地相合調的這詩人的伎倆。』

一九三一，五三一，譯者。

遊蕩者的生活

一

我父親的水車場的車輪又很愉快地在喧囂了。融了的雪急忙地從屋頂滴下來。麻雀在這兩者之間奔馳囀叫。我坐在門口擦擦睡意朦朧的眼睛，在和暖的陽光中覺得非常的舒暢。這時父親從家裏走出來，他因為黎明已在水車場中工作，所以把睡帽歪戴在頭頂，對我說：『你這個沒用的人呀，你又在曬太陽了麼？你無聊賴地打着呵欠，却把工作推在我一人身上麼？我不能再養你了。春天已來到戶外，你出門往世間去自己尋飯吃吧。』『喔，』我說：『我若是個沒用的人，好的，那末我到世間去謀我的幸福吧。』這本來是我很喜歡的事，因為不多久以前我正想旅行了。我又聽見了秋冬到窗前來悲哀地唱過『農夫們，雇雇我呀，農夫們，雇雇我呀，』的金翅鳥，現在當這千紅萬紫的春天，又重新莊嚴愉快地在樹上喊着『農夫們，拋去你們的工作吧』了。——於是，我跑進家去，從壁上取下我的奏得很嫺熟的梵琺林，拿了父親給我做川資的幾塊錢，通過長長的村莊，逍遙地去了。我看了兩旁我的舊相識和朋友們，通通和昨天前天一樣，老是做鋤

掘的工作，轉念到我將在自由的天地間漂泊，中心當然竊竊自喜。我向着各方面對那批可憐的人們很傲慢很欣喜地高叫再會，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的胸中覺得好像已到了永遠的星期日。後來走到廣闊的曠野的時光，把我疼愛的梵珉林拿出來，一面在鄉間的路上走一面奏着唱着：

上帝施恩於他，

將他遣到廣大的天地，

在山岳，森林，河流，田野之中，

上帝對他顯示着許多奇蹟。

躲在家中的懶惰者，

他不知享受黎明的朝暾，

他只知照顧着小孩，

終日憂慮勞頓謀生。

小川往山下奔瀉，

雲雀在高空歡歌，

我當從振作的胸懷，

儘我的喉嚨與它們唱和。

河流，雲雀，森林，田野，

整個天地都是上帝所支配，

他更保佑着我，上帝呀！

我將把一切都任你調排。

我唱着回頭一看，一輛很漂亮的馬車已完全行近我了。這輛馬車似乎已在我背後跟了我好一息時光了，因為我的心中填滿了歌曲，而且它走得很緩慢，所以我迄未注意到。兩個高貴的婦人從車中伸出頭來在聽我唱歌。其中的一個生得非常美，比另一個年輕，但是兩個人我都歡

喜當我停止了歌聲，年紀較大的婦人喝住馬車親暱地向我說：『哎喲，你這個人真有趣，會唱很好聽的歌兒呢。』我毫不躊躇地答道：『你們若要聽，我再唱許多更好的給你們聽吧。』她又問我：『你這麼早的辰光，到什麼地方去？』我連自己也不知道，紅着臉答一聲：『到維也納去。』她們聽了這話，兩人用我聽不懂的外國話互相講起來了。年輕的婦人搖了幾遍頭，年長的只管笑，最後喚我說：『請跳上車子後面去，我們也是到維也納去的。』那末世上還有誰比我更高興呢。我施了一個敬禮，縱身一躍，跳上車尾，馭者把鞭一揚，我們已在陽光輝耀的道路上飛馳，風吹得帽邊兒噹噹的響。

過了村莊園圃、寺院的寶塔，前面露出新的村落城廓，脚下苗圃叢林草地雜色地飛過，頭上無數的雲雀在蒼空飛舞——我雖怕羞不敢高聲叫喊，然而內心喜悅在踏板上手舞足蹈幾乎把腋下挾着的梵瓊林都摔落了。可是太陽徐徐上昇，四周的水平線騰上白晝的濃雲，天空和曠原上的萬物，在微微波動的穀田上，非常空虛，氣悶，靜寂，倒叫我又想起自己的鄉村父親和水車場來，想到鄉間的樹蔭幽深的池邊如何的陰涼可愛，想到這一切的東西已遙遙地離遠了。驀然間我發生了一種奇妙的感情，似乎又想再回家去。我把梵瓊林挾在上衣與背心之間，坐在踏板

上沉思默想，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待張開眼來，馬車已停在高高的菩提樹下。這些菩提樹的後面，一疊在柱與柱之間的廣闊的石階直達華麗的邸宅。透過菩提樹，側面可看見維也納的寶塔。兩個貴婦人似乎早已下了車，馬也已解了韉。我驚覺了只有我個人獨坐在車上，急速跳進邸宅去，我聽到上面有笑聲從窗中透出。

在這邸宅之中，對我起了稀奇的事件：第一，我正在寬大涼爽的進門邊回視的時光，有一個人拿了手杖敲着我的肩。我迅速回轉頭來，看見一個穿大禮服的大胖子站着，一條金和絹做的闊肩帶掛到腰際，捏着一根頭上鍍銀的手杖，臉上異樣長而曲的鼻頭倒有似選舉時候所常見的鼻子，他是一個像吹脹了的土綬雞似的體軀橫闊，服裝奢華的男子。他問我在此有什麼事。我驚惶之餘，竟呆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有許多女用人在石階上走上來走下去，她們只把我從頭至腳地檢視一下，一句話也不說又跑去了。後來有一個侍女（這是後來知道的）直向我跑來說：「你就是那個可愛的少年吧，小姐叫我來問你，你可願意在這裏當園丁麼？」我伸到背心裏去，摸摸那幾塊錢——啊呀，已不見了，大概是我在馬車上跳舞的時光漏出袋外了。——

我卸下梵瓊林，此外已別無長物。而且這張梵瓊林，那位捏手杖的先生經過我身邊的時候也說過，是不值半文錢的。所以我一面眼睛只管從旁邊向那些和大門口鐘塔的懸擺一樣不絕在行動的人及威風凜凜地從裏面走出來的人看，一面中心惶惑地對侍女說：『好的。』最後園丁長跑來，嘖嘖地和我談些流氓田夫們的事。在導我到花園裏去的途中更向我施了長長的說教，他說：『你應當要節儉勤勞，不要到世間去放浪。不可弄那不能賺錢的藝術，不可做那沒有利益的事務。那末將來自有出頭的日子。』——這確是很好的適當而有益的教訓。可是我事後差不多完全忘記到九霄雲外了。怎麼會弄出這樣的結論來，其實我真不懂，只不過隨他講什麼話我總是說「是是」罷了。——因為我正和一隻翼翅弄溼了的鳥兒一樣——這樣一來，謝天謝地，我已有了飯吃了。

在花園中的生活很好，每天有充分的熱的飯菜吃，賞賜我的錢，買了酒喝還有得多。不過可恨的就是工作忙一點。便是那些殿堂亭榭和嫩綠的路徑也都中我的意，只是恨我不能像那些士女一般在其間泰然地散步或交談明理的話罷了。往往等園丁長到別處去只剩了我一人的時候，我馬上拿出短的香烟嘴，坐下來，腦中空想：『假使自己是一個騎士，和那位帶我到邸宅裏

來的妙齡的美女一同在此散步時，那末我要用怎樣活潑恭敬的話纔能使她喜歡呢。』有時，在悶熱的午後蜜蜂嗡嗡的叫聲都可聽得見一般的靜寂的時光，我仰臥着或凝視上空向我故鄉飛去的行雲及在微風中搖曳的花草，或想到那位美女的事，這時光那位美女常常拿着六絃琴或書冊像天使一般清高溫柔的姿態真在遠處從花園中經過。好叫我竟茫然辨不清楚這究竟是夢境抑是現實了。

有一次我去工作，正經過一個亭子，獨自這樣唱着：

我所去看的

是在野原樹林與山谷之間，

從山上瞰視草地：

清高秀麗的美女啊，

我向你施千百次敬禮。

幕地裏看到從幽暗的亭子中，有一雙美麗活潑的眼睛從半開的簾子與花間發光。我吃了一大驚，停住歌聲一直向工作的地點跑去，不回頭來顧盼一下。

晚上，那天正是星期六的晚上，我因為明天是星期日所以很高興，拿了梵瓊林立在園亭的窗邊還在想那兩隻發光輝的眼睛，突然從暮色中跑來了那個侍女說道：『這是小姐送你的，你喝了祝她的康健吧！再會。』她把一瓶葡萄酒放在窗上，蜥蜴也似的馬上又在花枝與籬笆之間消失了。

我呢，在這隻不可思議的瓶前立了許久，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事前我已愉快地在奏梵瓊林，此刻奏了又唱，把關於美人的歌及我所知道的歌都唱遍，直唱得外面的夜鶯也驚醒了。月兒星兒已在花園的上空照耀着了。呀，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良夜啊！

第二天我吸着烟坐在花園中想想自己覺得真是一個無賴漢，但我又這樣安慰自己道：一個人將來究竟怎樣，決不能在搖籃旁邊斷定他的。瞎眼雞也常常找不到穀，所謂生於患難而死於安樂意外的事是常有的。人們自己雖能思想，但總歸是受着上帝的支配的。——此後我完全改變了以往的習慣，每天在園丁長和別的工人未起身前就很早起來。這時候花園裏真是說不出的好看啊，鮮花，噴水，薔薇自不必說了，全花園被朝陽照得像閃光的黃金和寶石一樣。兩旁種了高大的椎樹的路上，還是很靜寂清淨，敬虔有似教會一般，只有許多小鳥鼓翼低飛在砂上啄

原书缺页

向她深深地施一個敬禮，她每次總是答謝我或很親和地點頭。——只有一次我看見那位美人躲在這女子的窗簾後在向外面窺視。

我不見那位美女，已有許多日子了。她已不到花園裏來，也不到窗門口來了。園丁長嘗罵我懶惰，我很生氣，對着上帝的自由的天地看去，自己的鼻子都覺得有阻礙了。

有一個星期日的午後，我橫身在花園中，看着香煙的青色的烟頭，心裏很不高興，因為沒有從事別的工作，連明天星期一也不能喜樂。別的男女用人都打扮得很漂亮到郊外的跳舞場去了。這時候大家穿了美麗的，星期日的服裝從暖熱的空氣中，在有光輝的家宅和挨家要錢的彈七絃琴者之間，水流也似的鼓噪着在來來往往吧。只有我像鸚鵡一樣在寂寥的園池的蘆葦中坐在繫在那兒的小舟上搖盪。在這當兒街上的晚鐘聲已傳到花園裏來了，水上的天鷲在我身旁慢慢地游來游去。我中心感到像死一般的不安。

不一會從遠方可聽到種種聲音，愉快地互相談笑聲只管近起來了，接着赤白的衣帽從青綠枝葉間映出來，霎時間一羣亮閃閃的士女從邸宅中經由草地向我這面跑來，那兩位女子在其正中我想走開去，那個年紀較大的女子含笑喚我說：『哎喲倒好像是事前說好了的呢，請你

把我們渡到那邊去。』婦人們受着紳士們的牽扶——小心地膽怯地相繼登舟，紳士們誇示他們在水上很膽大。當婦人們都已坐下邊旁的橈上的時光，我就把船撐開了。立在船頭的一個年輕的紳士略微搖蕩起來，婦人們膽小地向這面向那面轉身，有兩三個竟叫出聲來了。那位美女手裏拿了百合花坐在船邊微笑着向着清澈的水波凝視，把百合花在水波上玩弄，她的容姿映照在水中的雲與花之間，正像在蔚藍的天空緩緩飛翔的天使一樣。

我還是釘住她看，我那兩個女子中的另一個愉快的胖的女子忽然想到，叫我一面划船一面唱歌。坐在她身旁的戴眼鏡的華美而年輕的紳士轉身向她，溫柔地吻了她的手說道：『我感謝你這個聰明的提議。在自由的郊野和森林中民衆口頭所唱的歌謠，就是開在阿爾卑斯山上的石楠花，也是國民精神的精粹。——奉得黑爾那（註）裏面的歌謠盡是乾燥無味的東西！——但是我說：『我唱不來足使諸位先生愛聽的歌。』那個拿了我倒還不會注意到的滿盛着杯酌的籃兒站在我身旁的機敏的侍女說：『你明明會唱很有趣的美人歌呢！』那年長的婦人又接着說：『喔，真的麼，那末大膽地唱吧！』我臉龐一點一點紅起來了。——這時那位美女忽而從水面擡起頭來凝視我，她的眼光透入了我的骨髓。我決心不再遲疑，懷着滿腔的喜悅唱道：

我所去看的地方，

是在野原樹林與山谷之間

從山上瞰視草地：

清高秀麗的美女啊，

我向你施千百次敬禮。

我在我們花園中，

找到許多美麗的花，

將此結成許多花圈，

寄託了萬般相思，

一塊兒把它贈給你。

我不能達到你面前，

因爲你太清高太美麗。
花園勢必都要褪色，
只有愛情却不比花園，
她永遠殘留在我心裏。

看來我真像快樂，

往這兒那兒工作。

即使我的心臟破裂，

我仍不絕地且掘且歌，

不久即替自己掘墳墓。

我們已到岸邊了。士女們都登岸了。當我在唱歌的時候分明有好幾個年輕的紳士在婦人前或作奸狡的樣子或竊竊私語地嘲笑我。戴眼鏡的紳士臨去時和我握握手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我自己也記不得了。那位年長的女子非常親暱地向我看。這位美女當我唱歌的當兒眼睛向

下俯視，現在一句話也不說便走了。——我還是唱着，淚珠充滿眼眶裏，因為羞慚悲痛，心臟要破裂了。此時纔覺到她這麼美，我這麼窮被世人嘲笑見棄等種種的事。——當他們走入草叢時，我已耐不住要投身在草地上慟哭起來。

(註)書名一本德國民話集

有一條路和這個主人的花園相接，其間僅隔着一堵高牆。那兒建有一間敷紅瓦的很好看
的稅關。這稅關後面有一塊圍着雜色的籬笆的小花園。這花園正當穿過邸宅庭園的牆隙直到
最後部樹蔭沉沉最不顯露的部分。這是那稅務員生前所住的地方，也是他死的所在。一天早晨
我還好夢正濃的時候，邸宅的書記跑來叫我馬上到稅關長那邊去。我立即穿了衣服跟在愉快
的書記後面，他在途中或折了花插在上衣之前，或把散步用的手杖在空中巧妙地畫轉，和我作
種種無謂的噁舌，因為我的眼睛耳朵還未睡醒，不懂他說的什麼。我們走進事務室，裏面還不會
十分天亮，稅關長在大墨水壺書籍堆和惹人注目的假髮後，像從窠中伸出頭來一般看着我，問
我：『你姓甚名誰，什麼地方人，能不能寫字讀書計算。』我答說『能够』他又說『不是別的事，
小姐看了你性情好，有才能，派你補這空缺的稅務員的職務。』——我立刻把我以往的行爲舉
動自省一下，老實說，結果覺得這稅關長的話說得很對——於是偶然真當了稅務員。

我馬上搬進新的住屋不久東西也整頓好了。我得到了已故的稅務員爲他的後繼者遺

下來的許多器具，其中有一件有黃斑點的美麗的紅寢衣，一雙綠拖鞋，一頂睡帽，及兩三個管子很長的煙嘴。這些東西，我在家裏的時候，常常看到牧師們很適意地帶在身邊的，我早就希望自己也有了一個。（因為除此也沒有別的事做）我穿了寢衣戴了睡帽終日坐在屋前的小椅上。拿了從已故的稅務員得來的那長煙嘴只管吸煙，看行人在路上來來往往或坐車或騎馬。我但願我鄉間有幾個老是說我一生無成就的人來此經過讓他們看看我呀！——寢衣和我很相稱，這一類東西也都合我的意思。我坐在那邊作種種的思量，凡百的事最初都是苦的，上流生活真是愜意，私自決心此後將停止一切旅行，和他人一樣節省一點錢，漸漸與時俱進，在世上做一個比較響亮一點的人。在這些決心，憂慮，事務之中，但總也忘不了那位美女。

我把種在花圃中的番薯和野菜拔去，種了揀選過的上等的花。從我搬來以後常常來這裏玩，已和我成了親友的，鼻頭像侯爵一般的邸宅的門房，從旁細心地看了一眼，他當我是突然得了幸福的緣故發了瘋了。但我並不向他辯論。因為離此不遠的邸宅的花園裏，雖受了草叢的遮隔看不到人，我會聽到有婉轉的人聲談話，這話聲中那位美女也似乎在內。因此我每天用最鮮豔的花結成花圈，到天暗的辰光便跳過牆去，把花圈放在一個涼亭正中的石桌上。每晚我把新

的花圈拿去，舊的花圈已不在桌上了。

有一次傍晚邸宅裏的人們都打獵去了。太陽剛下山，滿地鋪着輝煌的光澤。多瑙河完全像黃金和火焰一般，美麗地曲曲折折一直流到遙遠的地方去。從各處的山上以及極低的平地，到處都是採葡萄者的所唱歌聲和歡呼聲。我和門房一塊兒坐在屋前的小椅子上在溫和的空氣中欣賞漸晚的天色。忽然從遠處聽到打獵回來的人們吹的號角聲，各方的山上不時有悅耳的號角聲相應答。我真從心底裏歡喜出來跳起身來好像因喜悅而狂了也似地喊道：『喂，這要算是頭等職業了，打獵真高尚呢！』門房平淡地敲敲煙管說：『你怕總是這麼想吧。我也曾打過獵來打來的東西還不够賠償跑壞了的鞋底的損失。而且兩脚一天到晚是溼的，免不了咳嗽傷風。』——我不禁大爲震怒，全身都發起抖來。霎時間這個穿着長外套的傢伙，他的兩隻長脚，嗅香煙，大鼻頭一切都使我看了不快了。——我失了知覺似的攔住他的胸部說：『門房！立刻回到你自己家裏去！不然我就要打你。』門房聽了這兩句話，又想到他那個怕我已發了狂的老念頭，又疑惑又害怕地看着我一句話也不說地逃去了。他鬼鬼祟祟不絕地回頭來張望，大步跑到邸宅裏喘着氣報告說我真已發狂了。

最後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衷心欣喜已把這無禮的傢伙趕走了。因為這辰光正是我要拿花圈到涼亭去的時刻了。今天急速跳過牆去剛走到石桌旁，即聽到近處有馬蹄的聲音。我已不能逃脫了，因為正是那位美女穿了綠色的獵衣，戴一頂羽毛，在風中飄動的帽子，好像在沉思什麼似的，已經騎着馬緩緩地從兩旁種樹的路上走過來。在愈響愈近的獵號聲和在高樹下散發的夕陽光之間向這邊走動的她的姿態，正與我從前在父親那邊舊書中讀到的美人瑪革洛涅絲毫沒有差異。——我和木人一樣身子一動也不動，她不圖看見了我，非常吃驚不覺站住了。我因恐懼心悸和天大般的欣喜，好像醉了一樣。我看見她胸部插着我昨天拿去的花環已耐不住狼狽地說道：『小姐！這個花束也請你拿去，請把我花圃中的花，我所有的一切都拿去吧。啊！要是爲你，我火裏也會跳進去的！』——她先以砭人骨髓般的嚴格的態度很發怒地釘住我看，當我在講話的當兒又把眼睛向下俯視着。正在這時聽到有兩三個騎者和入聲到草叢中來，她迅速地從我手中把花環拿去，一句話也不說往弓形的小徑那面去了。

從這晚以後，我已失去了鎮靜和休息。一到春天每每如此的，不知怎麼緣故，好像有大幸福否則便是什麼異乎尋常的事件要到臨一般的，我心中又踟躇又歡喜。尤其是麻煩的計算更無

心去過問了。每當光線從窗前的栗樹葉間漏入，青黃地照在數字之上，或上上下下地從一筆一筆張依次照到一頁的總計上，我即爲奇異的思想所驅，腦經昏亂，真連一二三也數不來了。看了8 這個字，我當是戴着頭飾縮腰的胖婦人，惡意的7 字我當是永遠背向我的領路者或是絞首架。——最會和我開頑笑的是9 字，它往往一練忽即把它上下顛倒了而當作6 字看。2 字呢，好像是一個疑問號（？）在行中間我『可憐的（註）』○呀！你的結局怎樣呢？若沒有可代表一切的這個柳腰細細的1，你是永無成就的！』

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也坐厭了。想更加舒適一點，拿出一隻踏凳來把兩隻腳伸直了架在上面。把已故的稅務員的舊傘修補一下，好像中國的涼亭一樣插在頭頂遮住太陽但仍無濟於事；我坐着含了香煙胡思亂想，因爲無聊的關係，兩隻腳似乎慢慢地長起來了，看了幾個鐘頭的鼻子因爲閒散的關係，鼻頭似乎高起來了。——往往在未天亮的時候，臨時郵務馬車經過，我睡眼惺忪地走出陰涼的空氣中去，在薄明中祇能看到亮晶晶的眼睛的一個美麗的女子的臉兒，好奇地在車中曲身向外親暱地對我說：『早呀。』村落的周圍喔喔的雞聲很新鮮地飛過微微波動的穀田的這邊來。在曙光中已有一匹早起的雲雀在高空飛翔。馭者拿了喇叭驅車前進把喇

叭吹了又吹。——我站了很久目送馬車遠去，感到自己好像馬上不得不到遠遠的世界去彷徨的樣子。

但是一到夕陽西下，我仍舊把花束放在暗黑的涼亭的石桌上。但這樁事從這一晚便告了結束。沒有誰來照顧——每次我早晨去看，花束依然和昨日一般放着，凋萎下垂的花瓣受了晚露好像在哭一般哀哀地對我看——我非常憤恨，從此不結花束了。花圃裏任雜草茂生，花也隨它生長着直到風吹葉落，因為我的心懷也正在凶暴混沌而狂亂之狀。

正在這危急的一天的過程中，我臥在家內的窗邊厭煩地向虛空呆看的時候，邸中的侍女穿過大路細步迎面而來。看到了我急急跑到我身前立在窗邊迅速地說：——『老爺昨天從旅行回來了。』『噢』我詫異地回答——因為我幾星期以來什麼事都不關心了，一點也不知道。——『那末他的姑娘，那位年輕的小姐也很高興吧。』——侍女奇異地把我從頭至腳檢視了一下，使我不得不自己記起看，或是說了什麼傻話沒有。她把小鼻子聳起皺紋嘲弄我說：『你這老先生原來一點還不知道呢！』『今晚上』她繼續說：『邸中裏開慶祝會有交際舞和假裝跳舞。小姐化粧一個園丁的妻子，——你懂麼——園丁的妻子呢。小姐說她看見你的花圃裏有很

好的花。』——不得了！我心裏想，現在都是雜草還有什麼花呢。——但是她又繼續說：『因此小姐要用好的花插在衣服上，是要剛從花壇上採下來的新鮮的花。你去採來，天暗的時候拿了到邸宅的花園的大梨樹下去等着，小姐會到那兒來拿的。』

我聽了這個報告，欣喜之餘莫知所措，狂歡中從窗上趕出走到侍女的身邊——

『啊，這件醜陋的寢衣！』她在戶外看見了我的衣服叫說。我聽了很生氣，但亦雅不欲不顧到對婦人的慇懃，於是跳了兩三次跳得適當高，想捉住她接吻。可是不幸給過長的寢衣攀住足跌倒了。等我爬起身來的時候，侍女已跑在遠處捧腹大笑了。

不過想起來我自然很高興。她果然念念不忘記我，不忘記我的花呢！我走到花園裏急忙把花壇上一切的雜草拔去，高高地向頭上輝耀的空中擲去，好像已把我一切煩悶憂愁剷除淨盡了。此刻薔薇花又像是她的杏口，天藍的牽牛花像是她的秋波，沉鬱地垂着頭的百合花完全像是她的麗姿一般。我仔細地把它們一塊兒放在一隻小籃中。這晚是靜寂的美夜，已有幾顆星嵌在蒼空，遠方隔着原野可聽到多瑙河的水聲。隔壁邸宅的庭園中的大樹上，有無數鳥兒在愉快地唱歌。啊！我真幸福！

容易天暗了。我臂下掛了小籃向大花園走去。籃中形形色色的花雅緻地參雜着，白的紅的青的芳香郁郁的花，我看了不由得要從心底微笑出來。

我滿懷歡喜在溶溶的月光下通過潔淨地敷着細砂的道上，渡過下面有天鵝睡在水面的一條白色小橋，經過造得很精緻的園亭和涼亭邊旁。那枝大梨樹立刻就找到了。因為這枝樹，就是我還在當園丁的時候，一天悶熱的午後曾在它下面睡過的。

這地點又幽暗又寂寞。只有一枝高大的白楊的銀葉不絕地在私語，舞蹈的音樂從邸宅裏透出來，人聲亦時時可在花園中聽到。這聲音往往直達到我近傍忽而又突然消失。

我的心臟鼓動，好像是來偷人家的東西一般，神經異常恐怖。我靜悄悄地倚立在樹上向四方探視了好久，但總不見有人來，我已不能再忍耐了。我把籃兒掛在腕上迅速地爬上梨樹去，吸戶外的空氣。

在這高處，跳舞的音樂正好穿過樹梢傳到我耳邊，我環視全國一直看到邸中光亮的窗內。那兒一座宮燈像星環一般徐徐地在迴轉。無數盛裝的士女和影戲一般，波動地舞着順勢而混在一起，也有幾個人屢次跑到窗邊來向花園中看的。在邸宅的前面有一塊草地，高矮的樹木被

大廳的燈光照得像鍍了金一般，鳥兒也似乎因此驚醒了。我的前方及左右的遠處和我後面都非常黑暗沉寂。

她現在正在跳舞，我在樹上自忖道，一定久已把我和花忘記了。大家都歡喜，沒一個人顧慮到我。——隨便到那裏去，我老是這樣的。人人都有住家造在地面上，有和暖的火爐，有咖啡，有妻子，晚上還有葡萄酒，頗稱滿意，連那個門房不是也自覺滿意麼？——我則到處沒有適宜的地方。似乎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嫌太遲了，這個世界似乎全沒有將我算在其內的樣子。

我正在這樣尋根究理的時候，忽然聽到下面草上有聲音。兩個細脆的聲音走近來低聲對談。不一會灌木的枝桠彎向兩邊，侍女一面向四周探視把她小小的臉兒攢進樹葉間去了。她在探視時月光正在她那雙妖豔的眼中放出光輝。我屏了息向下方凝視。不久，固如昨天侍女所說，園丁的妻子便現身於樹木之間了。我的心臟跳得幾乎要破裂了。她戴着一個假面，好像詫異地在這地點迴視。——我覺得她似乎並不窈窕也不美麗——後來她走近樹邊來除去了假面——原來就是那個年紀較大的女子啊！

從最初的驚駭鎮靜下來，知道我還是在這樹上倒反安全，我真是高興。究竟這個女子為

什麼到這裏來呢？若是叫那位可愛的美女來拿花，那末——咳，這一來真是沒趣了！最後我對於這光景憤恨得想哭了。

此時假裝的園丁的妻子在下面開口說：『那邊大廳裏熱得要窒死人，只好到自由的美麗的自然裏來暫時納納涼吧！』她拿假面不絕地扇，又吐了一口氣。在光亮的月光下，顯明地看見她頸上浮出的青腫。面色血紅好像是在發怒似的。這當兒侍女好像失落了針一樣在籬笆後遍處找尋。

『我假裝少不了新鮮的花，他躲在什麼地方呀？』園丁的妻子又說。——侍女一面尋一面在嗤嗤的偷笑。——『羅塞忒，你和他講過沒有？』園丁的妻子尖聲說。——『我講過了啊，』侍女以嚴重而誠實的面色答道，『那個稅務員真是豈有此理，也許他在那一顆灌木後面睡着了。』

我四肢抽搐想跳下去恢復我的名譽。——這時忽然有一陣大銅鼓和音樂的騷擾聲從邸宅中送過來。

園丁的妻子耐不住了，抱怨地說：『大家在喝老爺的采，去吧，他們恐怕要察覺我們的不在

了。——她迅速地把假面戴上憤恨着和侍女一塊向邸宅去了。大大小小的樹，好像拿了長鼻子手指在嘲笑她一樣，奇異地指着她後面，月光還好像越過一張樂譜一樣，越過她的胸衣敏捷地忽上忽下在跳舞。她正像我在戲中常常看過的歌妓一樣，在大鼓銅鼓的聲中急急地退了臺。

我在樹上弄得莫明其妙，眼睛瞬也不瞬向着邸中呆看。因為在進門的石階下有一圈耐風火把經過發光亮的窗門一直向遠遠的花園中照射出奇異的光。現在用人們正在爲年輕的主人唱清風明月之曲，立在正中的門房盛裝得像國務大臣一樣，在樂譜架前熱心地在吹着大笛。我想仔細聽聽這動人的清風明月之曲，改坐在適當的地位。忽然邸宅的望樓的折門開了。一個巍然穿着華麗的制服掛着許多燦爛的勳章的身長的紳士走將出來，他的手——牽着那位全身穿白色衣服好像是夜中的百合或是良宵的明月一般的美女的手。

我的視線釘住在這個地點，看到那位美女在火把的光照中高貴瘦長地站着，或是溫柔地和美麗的士官談話，或是親愛地向音樂隊點頭，我連下面的花園樹木草地也認不清楚了。人們在下面歡樂得若顛若狂，最後我也不能再忍耐只好和着他們拼命喊萬歲。

當她不一會從望樓進去的時候，下面的火把一一熄滅，樂譜架也搬了去，現在花園的周圍

又黑暗了，樹葉依舊發出颯颯之聲——我此時纔回復了知覺——現在我忽然想到向我定花的原來是那位叔母，那位美女何曾想念到絲毫，她已經結了婚了，我真是一個大傻子。

這一切念頭把我浸沒在沉思的深淵之中。像箭豬一樣用自己的思想的荆棘紮縛自己。邸裏只有跳舞的音樂還可隱約地聽到。雲在暗黑的花園上寂寞地移動。我在幸福崩潰之中像鳥一般在樹上蹲坐了一個徹夜。

後來被陰冷的曉風吹醒了我的睡夢。我立時向四周一看大吃一驚。音樂和跳舞都早已收場了，邸宅周圍的草地石階楹柱一切看來都很冷靜而嚴肅。只有進門前的噴水寂寞地繼續在潑水作聲。我身旁的枝上，這裏那裏鳥也醒了，振振五色的羽毛撐開小的翼膀，奇罕詫異地凝視它們的珍奇的睡侶。快樂地射出來的旭光經過花園照在我的胸上，放出光輝。

我在樹上立起身來，長久不曾看過了，今天第一次眺望遠遠的鄉村，在葡萄山之間的多瑙河中已有兩三隻船向下流開始航行，還沒有行人的鄉村道上，像架在發光輝的土地上的橋一般，遠遠地穿過山穿過谷忽起忽伏。

不知什麼緣故——以前的旅行的快樂霎時間又包圍了我：胸中油然地發生了舊日的哀

傷喜悅及大大的期待。同時又想到，此時邸內的那位美女正在花錦被下酣睡，一個天使在這早晨的靜寂中傍着她坐在牀上。——不，我叫道，我必得離此他去。去到天涯海角吧！

於是，我把小籃拿來向空中高高擲去，花兒攔在樹枝間落在碧青的草地上，五光十色異樣美觀。然後我迅速爬下樹來，經過靜寂的花園回到自己的住所。途中我在種種地方，或是曾碰到她的地方，或是躺在樹蔭下想她的地方，屢次駐足。

我的小屋的內外一切還是和昨天我出去的時候一樣。花園像經人搶掠過的一般荒蕪，室內那本大的會計簿還是打開地放着。我幾幾乎完全忘却的梵珉林蒙了塵掛在壁上，旭光從對面的窗門閃閃地直射在它的弦上。對着這種光景，我的心臟竟響起來了。『不錯，』我說『走吧，忠實的樂器呀！這裏的世界不是我們所住的！』

我把梵珉林從壁上拿下來，會計簿、寢衣、拖鞋、煙管、洋傘隨它放着，神氣和從前來的時候一樣，可憐地走出門再向輝耀的路上走去。

屢次回頭來看，心中懷着奇妙的感情，很悲哀却又像出了籠的鳥兒一般非常高興。走了

此外把梵珉林拿出來奏着唱道：

河流雲雀森林田野，

整個天地都是上帝所支配，

他更保佑着我，上帝呀，

我將把一切都任你調排。

邸中的花園維也納的塔都已在我後面沉在朝霧之中去了。我頭上高高的天空有無數雲雀在歡叫。我在綠色的山間經過許多快樂的村鎮向意大利而去。

〔註〕德文以己有零和齏物兩樣意義。這裏亦兼帶齏物的意思，以指他自己。——譯者註

可是糟糕！我不曾想到自己不認得路。靜寂的早晨又不見一個人，離我不多遠這條路又分開了許多路，這些路好像通到世界以外一樣，越過山直到遠遠的地方，我注視一下，眼睛都看眩了。

好容易來了一個農夫，因為今天是星期日他大概是到禮拜堂去吧，身上穿一件釘着大銀鈕的舊式的外衣，手裏捏一根，在太陽中閃光的，杖頭是純銀而且很大的，長長的西班牙的籐杖。我馬上極恭敬地問道：『請問你，到意大利去走那條路？』——農夫站住腳向我看一下，然後將下脣托得很出，想了一回又向我看。我又說道：『到生着橙樹的意大利去的路』——『你的橙樹與我什麼相干，』農夫這樣答說，搖搖擺擺地走去了。因為他的外貌很堂皇，我還當他是明禮儀的人呢。

現在怎麼辦呢？回頭歸故鄉去麼？若果真回故鄉去那末，人們一定會以手指我，年輕的人們一定會來到我周圍問我：『喂，大大地歡迎這由世界回來的人，世界是怎樣的情形啊。你有沒有

替我們帶些胡椒點心來？」——那個對於世情知識相當豐富的鼻似侯爵的門房屢次對我說過：『我敬愛的稅務員，意大利的地方真好。那兒萬事是上帝所安排。仰臥在日光中，口中會生出乾葡萄來，被毒蜘蛛咬一口本來不會跳舞的人，也能跳得非常好了。』——不錯，到意大利去，到意大利去！我充滿着喜悅叫說。也不去管它路途遙遠，就往脚尖所踏着的路上向前奔去。

走了一段路，看見路的右側有一個很美的果樹園。朝日很愉快地透過在樹幹與枝杈之間，照耀得草地上像敷了金的毛氈一樣。不見有人，我就爬過矮籬笆去吧，躺在蘋果樹下舒暢地睡起來，因為昨天在樹上守了一夜，現在四肢還很疲倦呢。從這地點一直可遠眺當地的鄉村。今天是星期日，從遠方有鐘聲經過靜寂的曠野傳來。我心裏很是高興，我的頭上，有鳥兒在枝頭唱歌，我回想家鄉的水車場，美女的花園種種東西現在又如何的遠了。——後來微微地睡去。忽而夢見那位美女從華美的地方到我這兒來，又夢見她戴着在曙光中飄動的白紗在鐘聲中徐徐向我飛來。這一來又好像並非是在全然陌生的地方，原來是在家鄉的水車場的深沉的樹蔭中。那位美女很親愛地牽了我的手在這靜寂的地方，繼續地唱她以前常在早晨開着的窗邊合了六絃琴唱過的很好聽的歌。此時她的容容映在平靜的池中，更覺美艷千倍，可是她那隻異常大

的眼睛釘住我看，看得我怕起來了。——突然水車先緩緩地發了兩三次聲響，以後響聲漸漸快又漸漸大起來。池也暗了並且起了小浪。美女臉兒變青了，面紗漸漸長起來了，長長的尖端像一條霧一般向天空飄搖上昇，喧噪聲只管厲害起來，其間又像有門房在吹大笛，最後醒過來心臟劇烈地鼓動着。

這其實是上面掠過蘋果樹的風刮得大了。作喧噪說嚙嚙話的東西，既不是水車也不是門房，就是剛纔那個不肯告訴我意大利去的路徑的農夫。他脫去了星期日穿的美服，穿了白色的短衣立在我前面。我正在擦睡昏了的眼睛。他說道：『咄，你想在這兒找橙樹麼？教堂也不去，倒把我的青嫩的草踏壞啦。你這懶傢伙！』——我真恨這個野蠻東西來吵醒我的美夢，我憤憤地跳起身來急急說道：『你講什麼，你罵我麼？你這傢伙那裏想得到我本來是一個園丁和稅務員啦。你若上街去，在我面前，一定要脫去你這頂污穢的帽子哩。我有住家有黃斑點的紅寢衣呢。』——可是這野蠻東西毫無忌憚，把兩隻手插在腰上只是說：『你到底想幹什麼，噫！』這時我纔看出他是個矮胖的腳彎的傢伙，凸出了眼睛，鼻子又紅又曲。別的話不說單是連說「噫！——噫！」——說一聲「噫」跑近我一步，我突然怕起來了，跳過籬笆，也不回頭再看一眼，橫過田一

溜烟只顧向前跑，我的梵瑛林在荷包中喀嗒喀嗒響了。

最後我站住了腳來調節呼吸的時候，花園山谷早已不見。我已置身在一個美麗的森林中了。但我也不要去注意它美不美，因為跑的時候倒不甚覺得，現在對於這回吵鬧纔覺得實在氣人，那個鄉下老一口罵我這傢伙。我心裏還在暗罵他。一面這麼想一面開着大步向前走，漸次離開了大路走進山中了。我走過的敷木的路已斷了頭，前面只有一條人跡罕至的小坡。四邊看不到一個人也聽不到一點聲響。不過在這裏走路倒非常適意。樹梢發出颯颯的響聲，鳥兒婉轉地歌唱。我把運命寄託於上帝，拿出梵瑛林來奏盡頂好的曲子，曲聲在靜寂的森林中聽來非常快樂。但奏了不十分長久，因為身子屢次被可厭的樹根絆倒，最後肚子也餓起來了，森林還老是跑不到頭。如此彷徨了終日，後來出了森林走到一個小山谷的牧場已是太陽斜照在樹頭的時候了。這牧場四面圍着山，滿生着紅色黃色的花。花上有許多蝴蝶在殘照中翩翩翻舞。這塊地方好像和世間相隔百哩似的異常寂寞。只有蟋蟀在叫，一個牧人臥在茂生的草上吹牧笛，笛聲非常悲哀，聽了幾使我愁腸寸斷。我私自想道，還有什麼人比這個游蕩者更快樂呢？像我這一類人不得不在各地漂泊也不得不處處小心呢。——在牧人與我的中間，有一條清澄的河流，因為不

能渡過去，我只好從遠方喊他說：『最近的村莊在什麼地方？』他並不驚動，只把頭略微從草上擡起來，拿牧笛向另一個森林指一下，又靜靜地繼續吹他的牧笛。

我拼命急急奔跑，因為已近黃昏了。當最後的陽光照到樹林間，那些大聲喧噪着的鳥兒都忽然沉寂無聲，樹林間颯颯之聲，不絕地在響着，聽了使人害怕。後來遠處聽到了犬兒的吠聲了。我急急地奔去，森林中一點一點地光亮起來，不一刻我從最後的樹間看到了一塊嫩綠的草地，許多小孩在那兒熱鬧地圍着正中的一枝大菩提樹迴轉。由此再過去遠遠有一家客棧，兩三個農人在客棧前圍着桌子在吸煙打牌。另一邊年輕的男女們坐在門口兩臂捲在圍裙裏，在涼風中談話。

我馬上把梵瑛林從袋裏拿出來，一面從樹林中走出，一面奏着愉快的鄉村舞。姑娘們驚奇，老人們大笑，笑聲直達遠方的樹林。我來到菩提樹的地點，倚在樹上繼續奏梵瑛林，年輕的男女左右嚶嚶私語，青年們拋去了出客用的煙管各自抱了他的女子跳起舞來。我倒還未覺到年輕的農夫們已熱心地圍住了我，犬兒狂吠，上衣飛舞，小孩們成一個環形立在我的周圍好奇似的向我的臉兒及迅速動着的手指看着。

最初的跳舞告終，我纔知道我手中的音樂可以使人迷醉。本來腳了煙管伸直了兩腳躺在椅子上的年輕的農夫們忽然像被妖魔所迷住了一般，把五色的手帕掛在鈕扣眼裏馴熟地在姑娘們的周圍跳舞。看來滿場都充斥着愉快的空氣。其中有一個人，他故意在胸衣袋中摸了好久，想人家知道他在摸錢，最後拿出一個小銀貨來想塞在我的手裏，他大概以為這是他應該做的事吧。我當時雖是囊空如洗但發怒說：『把這錢收起來吧，我因為又到了有人烟之地，所以歡喜得才奏梵珉林的。』後來有一個嬌豔的姑娘拿了一大杯葡萄酒來，『這是音樂家所鍾愛的東西！』說了向我親暱地笑。珍珠也似的皓齒從朱唇間魅人地發出光輝，我恨不得和她接一個吻。她把灼灼的眼睛從酒杯移向我，拿杏口在酒中呷了一下然後把杯子交給我。我一直喝到杯底一氣喝乾，重新又奏着梵珉林，大家又愉快地在我周圍跳起來了。

在此時，老人們的牌已不打了。青年們跳疲了散去，客棧前漸漸空虛了。送我葡萄酒的姑娘也回村上去了，但她走得很緩慢，時時像忘記了什麼似的回頭來看。最後她站住了腳在地上不知尋什麼東西，可是我已看見她屈了身從臂下在窺我。我已在那中學得了對於女子的慇懃的禮儀，急忙趕去說：『美麗的姑娘，失落了什麼東西麼？』——『沒有什麼，』她漲紅了兩頰說道：

『不過跌了一朵薔薇花——送給你好麼？』——我謝謝她拿來插在鈕釦眼裏。她很親愛地向我看着說：『你這傢伙真奏得好啊！』——『對，』我說：『這是上帝所賜的。』——『我們這地方音樂很少，』她這樣說了一句又躊躇不說下去了只管俯視地下。『你這傢伙若住在這裏很可以賺錢呢。——我的爸爸也稍微能奏奏，他很愛聽講異地的事情呢。——我的爸爸很有錢。』——然後笑了笑，她又說：『你這傢伙奏的時候何必把頭歪得這麼厲害呢？』——我說：『最愛的姑娘，第一請不要把我喚做你這傢伙，其次，歪頭不是別的緣故，這是我們藝術家的性癖。』——『啊，原來是這樣的麼？』她說。她還想繼續說話的時候，突然客棧中發生了很大的騷聲棧門大聲地開了，一個瘦的男子，好像一根被射出的槊杖一樣，從棧內飛跌出來，接着門又關上了。

姑娘爲最初的響聲所驚，像一隻牝鹿般跑去，在暗處消失了。門前的人迅速地從地上爬起來，對着棧中大罵，調子罵得非常快：『什麼？我醉了？沒有付這熏黑的門上的賬？』——這些賬措去吧！措去吧！我昨天拿一隻匙盛了水替你剃頭的時候，割破了你的鼻子，你不是把我的匙咬做了兩段麼？剃頭的錢消去一筆賬，賠匙的錢又消去一筆，替你鼻子上貼的膏藥也消去一筆。——你想叫我把這些消了的賬再付多少給你啊？好了，我不再替這全村的人全世界的人剃頭了，讓你

們養了鬍子等世界最終的審判日，(註二)好讓上帝看不出你們究竟是猶太人還是基督教徒吧！好你們把你們的鬍子當寶貝吧！你們這些毛狗子！至此他忽然悲哀地哭起來，作出可憐的假聲又說道：『叫我像魚一般喝冷水麼？這是隣人的愛麼？我也是一個人，是一個有本領的剃頭司務呢！唉，今天真氣人！我的心中裝滿了感激與人情！』說了這些話他慢步離了棧門走了，客棧中因此靜寂無聲。他一見了我，撐開兩隻手跑過來，我想，這傢伙一定是來抱我了。我跳向旁邊避開，他顛仆在地上，從黑暗中我還聽到他的聲音忽而大忽而小地咕嚕了許久。

我的腦海中盤旋着種種事情。剛纔送給薔薇花的姑娘年紀又輕容貌又美而且有錢——反掌之間我就可以造就我的幸福。羊，豬，土綬雞，吃蘋果吃得肥肥的鵝都有得吃——的確我竟好像看見門房走到我身旁來說：『不要失了好機會！稅務員！不要失了好機會！沒有人懊悔年輕時結婚的。新娘到了手裏，人就幸福了。留在這村上規規矩矩地過生活吧！』我坐在已經很寂寞了的地方，一塊石頭上，作這樣哲理的空想。因為一個錢也沒有，不敢去敲客棧的門。月光皎潔，山上的樹林在靜寂的夜色中發出颯颯的聲音，似乎埋在遠處谷間的樹木與月光下的村中，時時有犬吠聲。天空有兩三片雲穿過月兒，時時有星兒在遠方落下。我自忖，這個同樣的月兒也照着

父親的水車，照着伯爵的邸宅呢。邸中現在是早已萬籟無聲，那位美女已睡了，花園中的噴水和樹木還是和從前一樣不絕地響着，不管我住在邸中，或寄身異域，或已離別了人世，一切還不是依舊呢。——想到這裏，我忽然感到人海茫茫我則形單影隻，想了直欲從心底哭將出來。

我還是只管坐着，突然聽到遠處森林中有馬蹄聲。我屏息靜聽，這聲音愈來愈近，已可聽到馬的喘息聲了。接着立刻有兩個騎者現出在樹下，停立在森林的邊陲，我看到他們的影兒。兩人在熱心地密語，又忽然向月光所照的地方疾騎而來，長而暗黑的手臂忽而指此忽而指彼。——我在家裏的時候常聽到已故的母親說過荒蕪的山林中可怕的可憐的話，心裏常盼望能够自身經驗到這些事情。好，現在這個愚蠢的惡毒的空想竟實現了！——我偷偷摸摸地沿着頭上的菩提樹挺直身子，到已可達到最低的枝枒的時候，迅速地縱身攀登到樹上去了。但是還只把上半段身子爬到了枝上，正想用腳撐上去的時候，一個騎馬的人已越過空地飛奔到我這裏來了。我把眼睛看進黑暗的樹葉中，一動也不動——忽然貼近我身後大聲喊道：『那兒是誰？』我當他已捉住我駭得拼命叫道：『沒有人，』但是心裏却在暗笑：若是這傢伙摸了我的空衣袋，他一定要失望呢。——『喂！喂！』這強盜又說：『那末掛在樹下的兩隻腳是誰的？』——沒有法子再

隱瞞了。『不是別的，這不過是迷了路的音樂師的脚。』我說。我從樹上一上躍，跳下地來因為我覺得再像斷了的肉叉一樣掛在枝上也難爲情了。

我從樹上突然跳下來的時候，騎的馬向後退了幾步。騎馬者拍拍馬的項頸含笑說道：『啊，我們也是迷了路的人，大家正是好伴侶，我想你總肯替我們找找到B村去的路徑的吧。』我老實地說，我不知道到B村去的路，不如到客棧裏去問一問，或是帶他們到下面的村上去。這混蛋毫無理性。泰然把在月光中放閃光的手鎗從腹帶中拔了出來，一面擦擦鎗身再檢視檢視，一面對我說：『好朋友，多謝你帶我們到B村去吧！』

我對此心裏實在難受。若是找到了路，那末跑到他們強盜窠裏去，沒有錢，要給他們打。若是找不到路——也要給他們打。所以想也不仔細想想，胡亂向着從村上經過客棧來的路跑去。騎者急忙去喚了他的同伴，二人在我後面稍稍離開一節路跟着來了。我們癡呆的聽天由命，在月夜中前進。這條路一直沿着山坡通到森林中。越過從下向上生長着在暗處搖動的縱樹梢，時時可以看見遠方的沉靜的深谷。這裏各處有夜鶯的叫聲，遠處的村莊中有犬的吠聲。谷中流水之聲不絕，時時在月光中發出耀目的光。我後面可聽到一樣的馬蹄聲和騎馬者不絕用外國話交

談的饒舌聲。明亮的月光和長長的樹影，交互地在兩個騎者的頭上飛過，因此兩個人忽而白，忽而黑，忽而小，忽而大。我的腦中，好像做着夢，清醒不過來的一般，心中混亂已極。我只顧囑囑地前行。我想：等我跑出這個森林大概天也亮了。

結局，長長的紅色的太陽光已像在鏡上吹了氣一般很穩的在天空各處放射出來。雲雀也已高高在靜寂的山谷的上空囀唱。因這早晨的來臨，我的心中豁然明朗，種種恐怖的念頭都消滅了。兩個騎者挺直了身子向四方張望，似乎纔覺得我們走錯了路。他們又互相咕嚕起來，我知道他們是在講我，而且我還料想其中一個當我是騙他們到森林裏來的祕密的強盜，心裏在害怕了。四周愈加亮起來，我也愈加膽大起來了，而且已到了一塊美麗的開曠的林中的空地，我格外膽大起來，覺得太滑稽了。我於是傲然向各方探望一下，好像和強盜打招呼一樣。拿手指吹了幾次指笛。

『且慢！』一個騎者突然叫了一聲，嚇得我把身子縮成一團。我回頭一看兩個人都已下了馬把馬繫在一顆樹上了。一個騎者急忙跑到我面前來，釘住我的臉兒看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老實說，這種不可解的笑法真使我看了好生忿怒。但他說道：『的確是囹丁，是那個邸宅裏的稅

務員！

我驚異地看着他，雖然在邸中騎了馬出入的年輕紳士我都看見過，可是因我太忙的緣故，總記不起他是誰。他還是只顧笑着：『好極了。你大概很空吧，我們正要用一個僕人，留在我們這兒吧，老是沒事做很空的。』——我駭呆了，最後說道：『我現在是在往意大利去的途中。』——『到意大利去？』這個不相識的人，說道：『我們亦正是到那兒去的啊。』——『既是這樣，那我就做你們的僕人吧。』我大聲說。心裏非常高興就把梵瑛林從袋中拿出來奏，奏得森林中的鳥兒都被我驚醒了。那紳士馬上拉住另一個紳士像發狂也似的在草地上跳舞了。

一會兒他們忽然停了足。一個說道：『呀！那邊已看得見B村的塔，我們馬上走下去吧。』他拿出錶來使它報鐘點，他搖搖頭又使它報了一次。『不，不行，到那邊太早了，恐怕不好吧。』

一會兒他們從馬上拿出糕餅，炙肉，酒瓶，在綠草上敷了一塊五彩的美麗的氈子，躺身在氈上很快樂地相共而食。他們也給了我許多各種的東西，因為我數日來沒有整整的飽過腹，所以覺得非常美味。——『我來介紹。』一個騎者向我說，『你確不認識我們麼？』——我搖搖頭——『那末介紹一下吧，我是畫家雷溫哈特，那兒那個人——也是畫家——名叫甚多。』

我在曙光中再把兩個畫家仔細看了一回。其中一個，即雷溫哈特先生，身體瘦長，皮膚褐色，眼睛有愉快熱烈的表情。另一個，年齡輕得多，體裁姣小，穿着德國古時的服裝，確如門房所說，圍着白色的領巾，裸露着項頸，項頸周圍披着暗褐色的頭髮，這頭髮時時要掛到他的秀麗的臉上來，他時時不得不用臉兒搖開去。——他吃飽了朝點，把放在我身旁的地上的梵瓊林拿起來，坐在一顆砍倒了的樹枝上，用手指彈。再以林中的小鳥般的高朗的聲音和唱。他的聲音深深地激動了我的心絃。

黎明最初的光芒，

射入靜寂的山谷，

喚醒山岳與森林，

能飛的都在飛舞。

人們高興起來，

把帽子擲向空中喊：

若是歌兒也有翼翅，

我將歡天喜地的歌唱。

這時候紅色的旭日優美地照在他略呈青白色的臉兒及黑色的動人的眼睛上。因為我非常疲勞，所以當他唱的時候對他唱的歌句歌節，聽覺一點一點模糊起來，結局朦朧地睡着了。

等我意識，再漸漸回復過來，猶如在夢境聽到的一般，兩個畫家還在我近旁不絕在談話，鳥兒在我頭上歡叫。旭日映入我閉合的眼睛中，使我眼內發生微微的亮光，好像太陽透過了紅絹帳的光芒一樣。『美啊！』聽到貼近我身旁有這樣的叫聲，我張開眼睛便看到年輕的畫家在輝耀的旭日中屈身向我，他的面龐貼近我的面龐，所以我只能看見他兩隻露在他的垂下的卷髮間的大而且黑的眼睛。

急忙跳起身來，太陽已昇得很高了。雷溫哈特先生像在發怒，額上脹起了兩條怒筋，頻頻在催促動身。可是另一個畫家把臉上的卷髮搖開去，在替馬套羈勒的當兒，還獨自泰然唱着小曲，後來雷溫哈特先生突然高聲大笑了出來，他急忙拿了放在草地上的酒瓶，將殘酒注在酒杯裏說：『祝我們路上平安！』他們把酒杯與酒杯相觸互相乾了一杯酒，發出了很好聽的聲響。雷溫

哈特把空酒瓶向朝陽光中高高擲去，空中閃出了愉快的光亮。

最後他們騎上馬，我活潑地在旁邊跟他們徒步前進。我們的前面，橫臥着一條渺茫不可窮視的山谷，我們現在要走下這山谷去。那邊有閃光，有聲響，有微光，有歡聲。我覺得好像是從山上飛到仙境去的一般，非常爽心喜悅。

(註一) 德國的客棧，用粉筆把客人的賬寫在門上的。

(註二) 這意思就是說等世界的末日上帝審判各人的功罪的時候，辨不出他們是基督教徒把他們當猶太人處置。

四

再會吧！水車場，邸宅門房呀！我的帽子臨風在噓噓地叫。村落市鎮，葡萄園在眼前發着光一般從左右飛過。我後面有兩個畫家坐在馬車中，我前面是四頭馬和一個漂亮的馭者，我高坐在馭者臺上，時時被車子震上空兩三尺高。

這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我們到了B村的前面，已有一個穿了綠色厚呢的上衣身體瘦長臉兒露着不平之色的男子到村邊來迎接我們，對畫家們行了許多禮引了我們到村中去。在高高的菩提樹下驛舍門前已有一臺繫着四頭馬的漂亮的驛遞馬車。雷溫哈特先生在途中說我的衣服太小了，所以立刻從皮包裏拿出別的衣服來，於是我便穿上了很新的好看的燕尾服和背心。這些衣服於我是很高雅很合身，只不過太大了一點。在我周圍擺動得很厲害。我還得到了一頂全新的帽子，在太陽中耀着光好像塗了奶油一般。那個不相識的面有難色的男子執了韁繩，畫家們跳上馬車我跳上馭者臺，正當戴着睡帽的驛長從窗內張望的時候，我們已飛也似的前進了。馭者愉快地吹起喇叭精神抖擻地向意大利進行。

在馭者臺上，生活真愜意，好像不必用翼翅飛的空中的鳥兒一樣。我日夜坐在馭者臺上除了經過客棧時搬些食物和酒類到車上去，以外一點事情也沒有。因為畫家們始終不說話，日裏把車窗關得緊緊地好像怕太陽曬壞他們似的。只有基多先生有時把美麗的臉從車窗中伸出來親暱地和我談話，雷溫哈特先生對此很不滿每次憤我們說的太長，基多先生見了雷溫哈特先生如此即哈哈大笑。後來我見基多先生被雷溫哈特先生怒目相視。其中有一次是當美麗的星夜因為我在馭者臺上奏梵瓊林後來就此睡着了的緣故。這回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奇怪，我想仔仔細細瞧瞧意大利，每十五分鐘都張大眼睛一次。可是片刻不看前方，十六隻馬腿就像結網一般這裏那裏交叉地混雜紛亂使我吃驚。最後我陷於不可再耐的酣睡中竟沒有法子可想了。這時已不管它是日抑是夜，是雨天抑是晴天，是提羅爾抑是意大利，我的上身忽而傾向左忽而傾向右，忽而倒到馭者臺的後方，還屢次把頭猛烈地碰在板上，頭上的帽子也幾乎落去，基多先生在中高聲喚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當我們那一晚來到一個鄉村的客棧前面的時候，已經過了人們呼作倫巴底的意大利的一半了。在附近的驛頭費了幾點鐘功夫纔定了驛馬，畫家們下了

車到一間特別室去預備略事休息寫幾封信。我對於這次逗遛却非常高興，馬上趕進咖啡室去休息或吃東西或喝酒。這裏看來似乎有點放蕩的樣子。女招待們披散了頭髮亂跑，沒有圍緊的圍巾胡亂地掛在黃色的皮膚的周圍。穿着一條套在外面的綠襯衣的這客棧的侍女們，圍坐在一張圓桌上吃晚飯，時時從側面凝視我。都結着一條短而粗的辮子，像少奶奶一樣高尚。——我一面拼命地吃，一面私自想道：『你竟到了這個國裏了，有許多奇奇怪怪的人從這國裏拿了捕鼠器，晴雨衣，油畫常到我們的牧師家裏來的。的確，人們只要一離開了火爐，總會經驗到種種事的。』

我還正在一面吃一面想，本來在暗暗的室隅，喝酒的小漢子，忽然像蜘蛛一樣跳到我這邊來了。他身子非常矮而且是駝背，可是他的頭異樣大，長鼻子像羅馬的貴族一般，頰鬚疎而紅，撲了粉的頭髮正像發了暴風一般向各種方向倒豎着。他穿了舊式的褪了色的燕尾服，短的粗天鵝絨的褲子，一雙絲襪已完全變成黃色了。他說他曾經在德國住過一次，可是自己也不相信自已德國話會講得這麼好。他坐在我旁邊不絕地嗅着鼻煙向我問這裏問那裏：『你是從僕麼？什麼時候到此的？到羅馬去麼？』可是這些事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他的怪樣的口調我也完全聽

不憚。後來我不安地對他說：『你可會講法國話？』他搖搖他的大頭。實在我也不會講法國話，所以對於這個回答非常高興。可是這還沒用。他只管對準我問了又問。我們愈多講，大家愈不懂，後來兩個人都奮昂起來，這老先生屢次好像要拿他那貴族式的鼻子斫我的樣子。最後，一塊兒在聽這番莫明其妙的會話的侍女們向着我們二人大笑了。我拋下了小刀肉叉跑出大門口去了。因為我覺得在這外國，我和我的德國話一塊兒好像沉到千尺深的海底去了，種種無以為名的蟲羣在這寂寞的境中圍住了我騷擾，凝視我要咬我的樣子。

外面是和暖的夏夜，很適於散步。遠處葡萄山上不時可聽到採葡萄者的歌聲。歌聲的斷續中時時有電光在遠方閃耀，目所能及的全境在月光中顫動嘈雜。屋前的榛樹叢的後面好像有一個長而黑的形體偷偷地走過來從樹枝間向外窺探的樣子。後來忽而一切都肅靜無聲——這時基多先生正走出客棧的望樓，他沒有看見我，拿了一隻定是客棧中找到的三弦琴精巧地彈着，更像夜鶯一般唱道：

人們狂歡的意興已闌：

大地與一切樹木的聲響，

奇異得有如夢境一般，

微微觸動我的心曲，

往事和恬淡的悲傷，

一陣陣輕輕的寒戰，

電光般掠過我的胸膛。

我不知道他還唱了另外的歌沒有，因為我騎身在門前的椅上，很是疲倦便在微溫的夜中酣睡着了。

我還未十分覺醒的時候，在夢中早已聽到了愉快的吹喇叭的聲音，待真被喇叭聲吹醒時，其間像已經過了幾個鐘頭了。我跳起身來，山頂上天色已白茫茫了，朝寒沁入我的膚骨。我纔想到若早醒了到這時當然已走得很遠了。啊，我心裏想道，今天是我已睡醒了的嬉笑的日子。若是那個睡昏了的卷髮的基多先生聽到了我在外面唱歌，他將用怎樣的態度跑出來呢？於是我走到貼近我的主人們住的房間的窗下，在屋旁的小花園中，在朝曦中再打一個呵欠，歡歡喜喜地唱道：

小鳥試啼聲，

天色欲黎明，

太陽高昇起，

曉夢味更濃。

窗門雖開着，可是上面一點聲響也沒有，只有夜風還在吹動，一直繞到窗內的葡萄籐上。——這是什麼道理呢？我驚訝得大聲喊了出來，趕進屋內去經過一個靜寂的廊下跑到了那間房裏。可是我的心臟像被針刺了一般。因為我推開門，完全是空空洞洞不見一件衣服一頂帽子一雙皮鞋——只有昨天基多先生彈過的三絃琴掛在壁上。室中的桌上放着一隻美麗的裝得滿滿的錢袋，袋上貼着一張紙片。我把它拿到窗邊去，我疑心怕是自己的眼睛看錯了，上面用大字寫着：「稅務員君收。」

若不能再看到我的可愛的愉快的主人們，這些東西於我有什麼用呢？我把錢袋塞入上衣的衣袋去，像投下深井中一樣勃東一響幾乎把我向後跌了一交。我逃出室外，大鬧起來，把客棧中的男男女女的用人一概拖了起來，他們不知我究要怎樣，當我是發狂了。可是他們看到了上

面的空洞的房間大家也吃驚不小。沒一個人知道我的主人的事，只有一個侍女——這是從她所做的手勢看出來的——看到昨晚基多先生在望樓上彈三絃琴的時候忽然高聲喊了起來，又迅速地跑進室內到另一個紳士那裏去了。後來她在夜中醒來聽到外面有馬蹄的聲響。探首往小窗外一望，瞧見昨天只管和我說話的駝背紳士騎着白馬，身子在馬鞍上彈得兩三尺高，從月光中疾馳而去。她當是騎了三脚馬的鬼怪連忙畫了一個十字。（註）——我真不知究竟怎樣才好。

這當兒我們的馬車早已配好了馬停在門口了。馭者焦急地吹着喇叭幾乎把喇叭吹破了。因爲一切在知單上連一分鐘也精確地預先約定了的，不得不在一定的時間趕到其次的驛站。我再把客棧的四周遍跑一次喚畫家們，但是沒一個人應我。人們大家走出屋外集着呆呆地看我。馭者在罵人，馬在喘氣，我狠狠地急忙跳上馬車，男僕把門一關，馭者策了馬把我載到廣闊的世界去了。

（註）這是基督教徒退鬼魔的呪。

五

我們穿過山岳溪谷不分晝夜的前行。我們到一塊地方交代的馬已早配好了馬鞍，我既不能和人們說話（因為說不來意大利話，——譯者註）做手勢又不能奏效，也沒有容許考慮另想辦法的工夫。有時在中途的客棧裏正吃着味道很好的東西。聽到馭者吹了喇叭，又只得拋了刀叉跳上車去。究竟到什麼地方去，究竟爲了什麼事，一定要是這樣用全速力來旅行呢？我全然莫明其妙。

此外的生活倒還不那麼壞。像臥在寢臺上一樣，有時臥在車中的這邊角上或者又臥在那邊角上，見識許多人和許多地方，經過城市的時候，拿兩隻手臂靠在車窗上答謝脫了帽向我應酬的人們，或對窗前的姑娘們像舊相識一般點頭行禮，姑娘們總說異似的睜着好奇的眼睛久久目送我行。

最後我驚駭起來了。我沒有計算過我所找到的那隻錢袋裏的錢，驛長啦，客棧的主人啦，到處要付錢的。在我不知不覺之中錢袋已空了。起初我想待走進了靜寂的樹林中，便迅速地跳下

馬車逃去。後來又不忍捨去這輛只要我不逃似乎會送我到天邊去的漂亮的馬車了。

我正坐着沉思，馬車突然轉向一條側路去了，我狠狠地從馬車中向馭者喊問道：『你究竟開到什麼地方去？』可是我還要想說我要說的話，這傢伙只顧說：『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一直在石塊木片上驅車前進，把我的身子從馬車的這一邊彈到那一邊去。

這些事我也完全不管它了，因為那條路一直通到一個映在西下的夕陽中的山川風景，好像是在光輝和火花的海中一般。可是我們所轉向的側面，早已有一座荒蕪的山岳和黑暗了的山岬當住我們的前面。——我們愈前進，這地方愈荒蕪愈寂寞了。最後月兒從雲後露出來突然把樹木與岩石照得異常明朗，情景非常可怕。我們在狹小的積滿了石塊的山岬中只能夠徐徐地進行，馬車的單調的不絕地響着的車輪聲，受了岩壁的反響在靜夜中一直傳至遠處，我們正像在窟窿形的墓穴中進行一般，只有看不見的許多瀑布在樹林的深處不絕地潺潺流着，鳥鳴在遠方不絕悲啼：『同來，同來！』——這時候我忽而覺到馭者已不穿着我最初看到他穿的制服，馬丁也不在了，這馭者屢次不安地向四圍張望，策馬增大前進的速度。我從車中挺出身來，忽然從草叢中來了一個騎馬的人，貼近我們馬前橫過道路馬上又驅向另一邊的樹林中去了。我

的腦經完全昏亂了，因為我在明亮的月光中所能看出的，即是在客棧中要以貴族式的鼻子舐我的那個駝背的小漢子，他現在騎着白馬。馭者搖搖頭看了這滑稽的騎者高聲大笑，又轉身向我非常熱心地說了許多話，可惜我聽不懂，他又策了馬使車行更速了。

不一會看到遠處有一點光在閃耀，我心裏即刻歡喜起來了。光漸漸地多起來，亮也漸漸地大起來了，後來我們經過了好像燕子窠一樣懸在岩石上的幾家熏黑的房子。這天夜裏很暖和，所以都開着大門，我可看見裏面房間的燈點得很亮，有種種棍徒像黑的影子一樣蹲在火爐的周圍。我們在靜寂的夜中向一條通達一座高山的石路前進。忽而碰到高大的樹枝和垂下的灌木所遮蔽了的狹道，時而又可看見無礙大空及低地的丘陵樹林山谷等靜寂的地點。山頂上有一家建着許多塔的廣大的舊邸宅矗立在溶溶的月色中。——『再會』我叫道。因為期待着人們終究會送我到那邊去，心裏非常快活。

再經了半個多鐘頭，終到了山上的邸宅的門前。這扇門通到一座上面已完全毀損了的闊而圓的塔中。馭者策了三回馬，在這古舊的邸中反響的聲音傳到很遠的地方去，許多烏鴉驚惶地忽然從天窗罅隙中飛出來大聲叫着在空中飛舞。馬車駛入長而暗的門路中。馬的鐵蹄在石

路上擊出火花，一匹大犬狂吠，馬車在穹窿形的壁間發出轟然的響聲。烏鴉不絕地夾在其中高叫——在這樣奇異的光景中，我們來到了鋪石而窄狹的邸宅的庭園中。

古怪的驛站，馬車停了我私自想道。從外面開了馬車門，一個執着一隻小燈籠的身長的老人從濃厚的眉毛下像有什麼事不爽心地向我看了一下，然後像對付上等的紳士一般幫助我下了車。外面門前立着一個穿着黑背心和上衣，圍着一條白的圍裙，戴一頂黑色的婦人帽的醜陋的老太婆。一條長長的帶子從帽子掛到鼻子上，腰上一方掛了一大束鑰匙，另一方掛着點了兩枝蠟燭的舊式的提燈，一見了我馬上恭恭敬敬的對我屈膝施禮向我說了許許多多的話。但是我一點也不懂，只顧胡亂地點頭，後來覺得很厭煩了。

正在這當兒老人拿了燈籠將馬車內外通通照了一遍，不見有一隻皮箱一件行李，搖搖頭口內咕嚕咕嚕地講着。馭者也不向我要酒錢把馬車放進靠庭園方面已開了門的舊的小舍內去了。老太婆很親暱地向我做種種手勢叫我跟她去。她執着蠟燭引我經過一狹長的廊下，再走上一個小石階。我們走過廚房旁邊的時候，有兩三個侍女好奇地把頭從半開的門中伸出來釘向我看，似乎生平還不曾見過一個男子一般鬼頭鬼腦地互相睜眼點點頭。末了老婦人在上

面開了一扇門，最初把我嚇了一跳。因為這是一間大的美麗的高雅的房間，天花板上裝着金的裝飾，壁上掛着有種種模樣和大花的漂亮的帷帳。室的中央放着一張鋪了桌氈的桌子，桌上置着炙肉，糕餅，生菜食品，水果，酒，糖菓，使人看了自然要從心底微笑出來。兩扇窗的中間掛着一面可從地板直達天花板的大鏡子。

我心裏當然很愜意。打了兩三個呵欠，在室中像貴公子一般大步踱來踱去。又到大鏡子前去自己照了一下。的確，雷溫哈特先生給我的衣服和我很相稱，到了這意大利眼睛也略帶熱烈的表情了，在家裏的時候還是初生之鬚現在上脣也生出幾根細鬍子來了。

這當兒老太婆像磨臼一樣不絕張閉她沒牙齒的嘴巴，看來完全是像在吃她長長下垂的自己的鼻子一樣。後來推我坐了下來，拿瘦枯的手指摸摸我的下巴，說我是個可憐的人。這時她把嘴的一角吊得與半邊頰一樣高，用兩顆紅的眼睛奸詐地向我看，最後恭敬地向我屈一下膝走出房外去了。

一個年輕的美麗的侍女進來招呼我用晚餐，我即就食桌旁坐下了。我向她說了種種懇勸的話，但是她不懂，從旁邊好奇地凝視我吃，因為菜好，我吃得很有滋味。我吃飽了站起身來，侍女

拿了桌上的燈，引我到另一間房間裏去了。這房間裏有沙發小鏡子及掛着綠色絹帳的牀。我裝手勢問她：『我是睡在這牀上麼？』她點頭說『是。』可是她像被釘釘住了似的立在我身傍，我又不好就睡。末了我從膳室裏拿了一大杯葡萄酒來，用意大利話向她說：『請安息罷。』因為這點意大利話我已會說了。可是我一氣喝乾了葡萄酒，她忽然忍不住地暗笑了出來，臉兒一陣一陣紅起來，跑進膳室去把門關了。有什麼好笑呢，我想了很奇怪，以為意大利人都瘋了。

我還只管擔着憂，只怕馭者馬上又要吹起喇叭來。我在窗前傾耳靜聽，外面却是萬籟無聲。「隨你吹好了，」我心裏這樣想，脫了衣服，睡在漂亮的牀上了。這完全像是在牛奶蜜糖中游泳呀！窗前庭園中一枝老菩提樹在發着颯颯的聲音，時而有一羽烏鴉從屋頂飛去，後來我很適意地睡着了。

六

我醒過來的時候，最初的陽光已照在我綠色的帳子上了。我記不起我究在什麼地方。好像還是在馬車中前進。又好像夢見了月夜的邸宅，夢見了年老的妖婦和她的皮膚青白的小女兒。

後來急忙從牀上跳起來，穿了衣服，向房間的四周環視了一回。我看到了昨天全不會注意到的一扇掛有帷幕的小門。這帷幕只不過合閉着的。我拉開來，內面是一間瀟灑的小室，在黎明中看來情形很祕密。一張椅上雜亂地拋積着女子的衣服。旁邊一隻小牀上睡着昨晚侍候我吃晚餐的那個侍女。還是沉沉地熟睡着，把頭枕在自己的玉臂上，黑色的卷髮垂在臂旁。我心裏私自想道：「若是知道這扇門沒有關那麼……」跑回自己的寢室來，一面仍把門關上，並且鎖了。免得那侍女吃驚怕羞。

外面還聽不到人聲。只有醒得早的樹林中的小鳥停在我窗前的從牆裏生出來的灌木上。已在唱朝歌了。『放心，』我說道：『我不怕你起得早，總不會讓你一個人在這麼早的時候熱心地讚美上帝。』——我急忙拿了昨天放在桌上的梵琰林走出房外去了。邸內萬象都還像死一

般的沉默。摸了好久，從黑暗的廊下摸出戶外去。

走出邸宅的前面，到了一個大的花園中，這花園建在許多廣闊的地壇上相接的地壇一塊低似一塊一直通到山的半腹。

花園雖大可惜荒廢了。路徑上草深沒膝。黃楊樹的彫像，高聳天空好像鬼怪一樣，叫人在晚上看了要大吃一驚。已枯涸的噴泉上有兩三個已破毀了的彫像，那上面都掛滿了洗濯物。花園的正中種着捲心菜，再過去又種着普通的花。一切都無秩序，野生的雜草長得比花還要高，雜草之間有斑紋的蜥蜴蜿蜒地爬着。從高樹間望出去，目所能及的地方到處是山頂相連的廣大而寂寞的景色。

我在曙光中繞着這荒蕪的花園散步了一會之後，看見下面地壇上有一個長而瘦的面色青白的青年穿一件褐色的覆肩背心，拱着手大步踱來踱去。他的舉動好像未注意到我，後來坐在一條石櫬上從衣袋裏拿出一本書來，好像牧師講道一般高聲朗誦，時時向天空看，又把頭憂鬱地用右手支着。我看了他好久，後來有點稀奇起來，爲什麼他在做這樣奇態的歪面，快步跑到他那邊去。他正在長長地發出一聲嘆息，我走近他，他吃了一驚跳起來。他狼狽，我也狼狽，兩個人

不知說什麼話好，只顧點頭酬應，最後他大步逃入草叢中去了。這當兒太陽已昇在樹林之上了。我跳上石椅欣然奏起梵珙林來，聲音一直透到下面靜寂的山谷中。吊着一束鑰匙的老太婆，早已不安地在找我吃朝餐，現在已尋到在我上面的地壇上，看我奏梵珙林奏得這樣好，她很奇怪。邸中面目不寧的老人已來了，同樣也在奇怪，末了侍女們也來了，都驚異地站着。我只管運用着弓與手指愈奏愈妙愈奏愈快，奏着尾音及變調，後來完全奏得疲倦了。

這邸內真奇怪！沒一個人想及我再旅行的事。這邸宅決不是旅館，聽侍女說，是一個富裕的伯爵的私產。我屢次問老太婆伯爵叫什麼名氏住在什麼地方，她總是和我到這邸宅來的最初的晚上一樣，只管假笑着向我狡猾地睜着眼睛，像癡子一樣。有一天熱天我喝乾了一瓶滿滿的葡萄酒，侍女又拿了一瓶來，嗤嗤地暗笑，我做手勢向她要煙嘴要別的東西，她都去拿來，但只是莫明其妙地笑。——我最不可解的，往往尤其是在暗夜中，聽到我的窗前有彈小夜曲之聲音。彈的樂器是三絃琴，常常彈兩三聲很低的音。可是有一回我似乎聽到下面有『不要響不要響』的喊聲，急忙起牀伸頭到窗外去向下面喊道：『喂，外面是誰？』但是沒人回答，只聽到有迅速逃到灌木去的聲音。庭園中的大犬因我這番騷擾吠了兩三次，以後又萬籟俱寂。從此以後不再聽

到夜曲的聲音了。

在這邸中我所過的殊遇生活，像一般人在世上所冀求的生活一樣奢侈。那個溫良的門房，他常說在意大利，乾葡萄自會在你嘴裏生出來的，他說的話真對呀！我在這寂寞的邸中生活像受妖術迷惑了的王子一般。我所到的地方，即使人們大家知道我袋裏沒有一個錢，他們仍對我極表敬意。只要我說一句：『預備我吃！』美肴，白飯，葡萄酒，甜瓜，巴爾梅生牛乳餅，馬上就臚列在我前面。我吃的是佳肴美酒，睡的是漂亮牙牀，或是到花園中去散步，或是奏奏音樂，或是栽培花木。我往往在花園的茂草上仰臥數小時，那個瘦弱的青年（他是一個學生也是老婦人的親戚，現在正在此過假期。）穿了長的覆肩青衣遠遠在我周圍跑圈子，像行魔法者一樣喃喃地讀書，後來我每次因此就睡着了。——如此一天一天過去，最後我佳肴美酒也吃厭了。長久沒事做，四肢都和關節脫離了，我覺得好像是因爲我懶情的緣故，身體還要完全離散脫落的樣子。

在這時期有一次在悶熱的午後我坐在嶮崖上的一枝高樹的梢上，在靜寂的深谷的上空，把樹枝徐徐地搖曳。周圍的樹葉間只聽到蜜蜂嗡嗡的叫聲，此外萬象都像死一般沉寂。羣山中不見一個人影，遠在我腳下的靜寂的牧場上，許多牝牛臥在茂生的草上。可是從老遠的地方

聽到郵車的喇叭聲，越過樹林的樹梢，傳向這裏來，喇叭聲忽而消失忽而明晰。我忽然記起了在
家鄉父親的水車場上，從一個漂泊的工匠學來的一支舊歌，便唱起來了。

你若要到外面去放浪，

應該攜了你的愛人同行。

因為別人只顧自己歡樂，

要使異鄉之客感到孤零。

嚮昔歡樂的時代，

你這樹枝兒，如何知道

呀！枝外的故鄉，

天遠地遙。

我最愛看的是繁星，

在我去她家的途中照耀，

我最愛聽的是夜鶯，

在她家門前囀叫。

當那寂靜的早晨，

啊！這原是我的歡喜：

我登上遠處的高山，

向祖國虔誠地施禮。

郵車的喇叭好像從遠處在伴奏我的歌聲。在我唱歌的當兒，喇叭聲在山間愈吹愈近了，最後吹到上面的邸宅的庭園中了。我急忙從樹上跳下來，那個老太婆已拿着一個打開了的包裹從邸宅里跑來了。她說：『你也有點東西寄來了，』她從包中拿出一封可愛的小信交給我。沒有寫着收信人的姓名，我急忙拆開來。可是我的臉兒忽然像芍藥一樣脹紅了，心臟鼓動得使老太婆也覺到了。因為這封信是從——那位美女寄來的呀。我曾在稅關長的地方見過她許多筆蹟，

所以一見就知道是她的信。她在這信中簡短地這樣寫着：『萬般都如意了，一切障礙都排除了。我想做最初把這喜信通知你的人，祕密地利用了這個機會。請你趕快回來。自從你離此後，我感到無窮的寂寞，全無生存的趣味了。奧勒麗。』

讀了這封信也不知是驚是喜，因為說不出的歡喜，眼淚也流下來了。老太婆又在討厭地笑我，我怕羞起來像箭一樣逃到花園最寂寞的角上去了。我臥身在榛樹下的草地上，再把信復讀一遍，把字句暗視着，然後讀一遍又一遍，不知讀了幾遍，太陽光從樹葉中透過來在字上跳舞，信上的字好像黃金色青色紅色的花朵一樣在我的眼前旋轉。總之她還沒有結婚，我心裏想道，那個外國的士官恐怕是她的兄弟，或許他現在已死了，或許是我發了狂了，或許——『隨便怎麼都是一樣的，現在很明瞭，她愛我的，不錯，她愛我。』我喊着跳了起來。

我再從草叢中爬出來，太陽已將下山了。天空呈着紅色，鳥兒愉快地在到處的樹林中叫。山谷充滿了光輝，我的心中比這些美景更勝過千萬倍，更歡樂千萬倍！

我向邸內吩咐把我今天的晚餐拿到庭園中來。那位老太婆和外貌很嚙嚙的老頭兒以及那些侍女們，都只得出來和我一塊兒在樹下就食。我拿出梵瓊林來，一面彈奏，一面飲食。大家都

快活起來了，老頭兒臉上的厭煩的皺紋也展開了，舉杯一杯一杯地喝酒，老太婆咕嚕咕嚕不知講什麼話，侍女們在草地上跳起舞來。後來那個面色青白的學生也詫異似的跑了過來，用輕蔑這騷擾似的眼色看了一會，又很神氣地正要走開去。我立刻跳起來，突然捉住他的長上衣和他一塊兒巧妙地跳起舞來。他竭力想跳很漂亮的新式的跳舞，慇懃地精妙地搖他的足，因此臉上流出汗來，長的上衣像車輪一般在我們周圍飄揚。但是此時他屢次以奇樣的眼色釘住我看，看得我怕起來急忙放了他。

老太婆只想問信裏寫了什麼話，我今天爲什麼這樣快活，但是我覺得一一說給她聽未免太討厭，我們頭上正有幾羽白鶴在空中飛過，我指着這羣鶴說道：『我現在也不得不這樣一直到達方去了。』——她張大了一雙枯乾的眼睛像蜥蜴一樣忽而向我看忽而向老頭兒看。以後我每把頭轉向別處，他兩老即交頭接耳熱心地談着，且時時從側面看我。

這使我起了怪異的念頭。他們想怎樣對付我呢？我作了種種的推想。因此我更加沉默了。太陽早已下了山，我對大家說了一聲晚安，便一面思慮一面走上寢室去。

我心裏又歡喜又害怕在室中踱來踱去踱了好些時候。屋外的風把濃重的黑雲從邸宅的

塔上吹去，漆黑的空中連最近的山峯也看不出。我聽到下面庭園中好像有人在說話的聲音，我吹滅了燈火倚在窗上。這聲音似乎更接近了，但是互相說得很低。忽而一個人提在外套下的小燈籠中放出一條光來。我一看却是那個嚙嚙的管邸宅的老頭兒和老太婆。燈光照在我從未覺得這樣怕的老太婆的臉上和她手中握着的一把長刀上。我看見他們兩人正在向我的窗上看。那個老頭兒又緊緊地披上了外套，四圍又黑暗而靜寂了。

在這樣的時刻他們在外面想幹什麼事呢？我想。我想起了生平所聽到的種種殺人的話把人家殺死了吃他的心肝的行魔術者與強盜的話，身子發起抖來。我還在這樣想，有一陣腳步聲，先走上扶梯，再輕輕走過廊下潛聲走到我的門邊來，同時好像時時互相在說鬼話。我急忙跳到寢室那一邊的大桌子後面去，我想一碰桌子立即把它舉起來，用全力趕到門邊去。可是在黑暗中翻倒了一隻椅子弄出了可怕的響聲。這一來外面忽然沉寂無聲了。我躲在桌子後，好像眼睛要跳出來去刺穿他們一樣，只顧向門上看着。我連壁上爬的蒼蠅也聽得出一股屏息地靜默了一會，忽聽見一個人從外面輕輕地把鑰匙塞進鍵穴去。我正想舉起桌子奔過去，鑰匙在門中輕輕迴旋了兩三次又謹慎地拔了出來，然後輕輕地經過廊下走下扶梯去了。

我嘆了一口大氣，不錯，我想到，他們關我在裏面，讓我睡着時正好動手。我急忙去檢檢門，果然已緊閉着了。後面睡着那個美麗青白的侍女另一扇門也鎖着了。我到在這邸宅以來，從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我在異鄉做了一個囚虜了。那個美女此時或許憑倚在窗檻上越過靜寂的花園向着路上看我是否奏着梵瓊林已來到稅關的小屋邊了呢。空中的雲飛得很快，時間一刻一刻過去——然而我不能走出這間房去。呀！真痛心，究竟不曉得要怎樣好。這時候外面樹葉的颯颯聲響或是老風在地板上爬的聲音，我聽來也好像是老太婆潛入了那扇掛有帷幕的暗門埋伏在室內拿着長刀躡足匍行一樣。

懷了滿腔的憂慮坐在牀上，忽然聽到窗下有已長久不曾聽的夜樂的聲音。這三弦琴的最初的響聲，在我聽了好像是朝日突然沁入了我的心靈一樣。我推開了窗戶伸出頭向下面喊道：『我還未睡啊。』下面答說：『不要響不要響，』我立刻把梵瓊林和信放入荷包裏，從窗內跳出來拉住從壁隙中生出來的灌木，爬下已破裂的舊牆來。可是有兩三片煉瓦已鬆了我滑了一下，和煉瓦一塊兒愈降愈速，結果兩腳朝天咕咚一聲跌了下去，腦中像放了一個炮彈一樣。

我這樣一跌到庭園裏去，就有一个人用力拼命在箝住了我，箝得我大聲喊了起來。這位好朋友急忙用手指塞住了我的嘴，握了我的手，從草叢中將我帶出曠地上去了。我一看，奇極了。這原來就是個溫良的瘦長的學生，拿闊的絹帶子把三絃琴掛在項頸上。——我捷口向他說我想逃出庭園去。但是他似乎早已知道這一切的事一般，引我走過種種迂迴曲折的暗道到了一座高圍牆的暗門下。這扇門也關着，可是這學生像預先想好了似的，拿出一個大鑰匙來小心翼翼地吧門開了。

我們現在已走到樹林中了。我正想問他往鄰鎮的最近的路，他忽然跪在我前面，高高舉起一隻手，忽而呪罵忽而發誓，聽來叫人害怕。我完全不懂他究想怎樣，只聽他在說，上帝呀、心臟呀、愛呀、怒呀的話。後來用兩隻膝蓋迅速地只管移近我，我突然怕起來了，我當他已發了瘋，頭也不回地一氣逃進繁密的樹林中去了。

後來方聽到這學生像瘋子一般地大聲在喊着。不一會邸中另有一個遲鈍的聲音在回答。我想這一定是他們在找我。路又不認識，夜色更加暗了，我很容易再被他們捉去。於是我爬上高高的松樹梢，等着機會逃走。

從松樹上可聽到邸中人聲一個一個的醒起來了。幾個耐風火把高擎着把強暴的紅光照過邸宅的古牆從山上遠遠照到黑夜中去。我把我的性命託付給敬愛的上帝，因為這騷動愈弄愈響愈響愈近了。最後那個學生拿一個火把從我樹下飛奔地走過，他的上衣的衣裾被風吹得拖在後面飛舞。後來大家都好像漸漸向山的那一面去了，人聲一點一點遠去，風吹在靜寂的樹林中又在作颯颯的聲響了。於是我迅速地從樹上爬下來，一氣地向着山谷中黑夜中逃去了。

我不分晝夜地向前奔走，因為我的耳朵裏嘈雜的聲音不斷地在響着，好像他們還拿了火把，執着長刀，吶喊着從山上下來追在我的後面似的。在途中聽說去羅馬已不過數哩，我爲這歡喜的消息竟吃了一驚。因為我在家中從小孩的時代已聽到許多關於美麗的羅馬的奇談。或在星期日的午後仰臥在水車場前的草地上，四周非常靜寂的時候，我把碧海之濱，奇峯聳翠，金門而外，天使歡歌，寶塔穿雲，輝煌燦爛的古都羅馬，看作我頭上的雲霞一樣作種種的空想。——夜幕降下多時，待我走出樹林，來到山岡上的時候，月光已溶溶地鋪滿大地，前面突然見有一個城邑呈現在遠方——海上百道金蛇活躍水面，浩浩的天空嵌着無數的明星，向我目語。這天空的下面看來只道是一抹長煙的神聖的城邑像睡着在沉靜的大地上的獅子一樣。重巒疊嶂有如守護城邑的巨人一樣矗立在旁。

我最初走到了一塊像坟墓一般沉靜可怕的寂寞的大荒地。這裏那裏只有坍頹了的舊牆垣，及枯萎的曲捲得奇奇怪怪的矮樹。夜鶯屢次在空中飛翔。我自己的影子在這寂寞的境中不

絕地又長又黑地跟着我跑。聽人家說這裏是太古的城邑維那斯女神便葬在此地，從前的異教徒現在還時時從墓穴中爬起來在靜夜中橫過荒地去迷惑旅行的人。但是，我一直向前跑別的一點也不管。因為羅馬已漸漸明晰起來，漸漸美麗起來，在我面前高聳起來。高高的城牆，城門，及黃金的圓屋頂在明朗的月光中照耀得非常好看，真像尖頂上立着一個穿金色衣裳的天使正在靜夜中唱歌一樣。

後來我先經過了低小的人家再通過美麗的城門跑進有名的羅馬的街市去了。月兒像白晝一般照耀在宮闕之間，但大路已空虛了。只不過在溫暖的夜裏這裏那裏的大理石的門檻邊有衣服襤褸的傢伙同死人一樣臥着。靜肅的廣場中噴水發出潺潺的聲音，路旁的花園中樹枝間的風聲正和噴水遙相呼應。空氣中充滿了悅人的香氣。

當我正這樣逍遙，因為月光香氣使人快樂的緣故不知在向什麼地方走的時候，在一個花園的深處聽見有彈三弦的聲音。我想：『這恐怕是那個穿了長上衣的癡狂的學生暗暗追來了。』後來有一個貴婦人在花園中唱起非常好聽的歌來了。我像失了魂似地立着不動，因為這正是那個美女的聲音呀！而且唱的歌，就是她在家中常在窗前唱過的歌。

從前歡樂的日子，邸前靜寂的花園中，黎明的景色，在那匹愚蠢的蒼蠅還未飛入我的鼻孔以前，我躲在矮樹林後面的那種幸福，此時忽然強烈地湧上我的胸來，使我喜得幾乎要哭出來了。我爬在格子門上的鍍金的裝飾上，跳進歌聲所出的花園去。我看見白楊樹的後面遠遠立着一個瘦長的白色的人影，她爬上了格子門，詫異地向着我看了一下，又急急由花園逃進屋內去了，步子快得在月光中幾乎看不出她的舉足。『這是那位美女』我喊道，我的心臟為欣喜而鼓動，因為我當場就看出了她那雙小巧活潑的金蓮。可是不幸我從門上跳下來，右足略微受了一點傷，最初不得不蹙了足走幾下，再趕進屋去。但是這當兒門窗都已關閉。我規規矩矩地叩門，聽一陣又叩一陣。但屋中好像只聽到說鬼話和竊笑的聲音，我還好像覺得有一雙眼睛在月光中從窗簾間閃動。此後萬事忽又歸於靜寂了。

我想，她大概還不知道是我，於是拿出無論什麼時候都帶在身邊的梵珉林來，在屋前的小徑上走來走去一面奏一面唱美人歌，欣喜之餘，更奏盡了從前當美麗的夏夜，或在邸宅的園中，或坐在稅關前的橋上曾奏得聲音遠傳到邸宅的窗中的種種歌兒——但仍無濟於事，屋中沒有一個人響動。我垂頭喪氣地把梵珉林藏起來，因為長途跋涉的勞頓，即刻倒身臥在門前的闕

上了。夜中很和暖，屋前花壇上，放着郁郁的芳香，遠在花園的下方有一個噴水池不絕地在香氣中潺潺流着。我夢見了天藍色的花，潺潺的泉水，奔流的小川，五色的翠鳥，它們在美麗而濃綠的寂寞的溪上唱着奇妙的歌，後來便沉沉睡去。

醒過來的時候，早晨的空氣沁入我的肌骨。鳥兒們已醒了像嘲弄我一般在我周圍的樹上啼叫。我迅速地跳起來向四方一看。庭中的噴水還不絕地在流。但是屋內却闕無人聲。我透過綠色的窗簾向一間室內窺視了一下，室中放着一把沙發一張敷着灰色麻布的大圓桌。椅子都靠着牆放得非常整齊，窗檻外都掛着窗簾，好像幾年來沒有住過人的樣子。——這沉寂的屋子花園和昨夜白色的人影使我覺得害怕起來，我立刻經靜寂的涼亭小徑而急急再爬上園門。但是忽然從高高的格子門上瞰視美麗的市街，我又像失了魂一樣坐着了。因為看見朝陽照耀在屋頂和長長的沉靜的道路上，我不禁高聲歡呼雀躍地跳下路上來。

但在這外國的大都會中我應向那裏走呢？我腦中還只管在想昨天混亂的一夜及美女唱的意大利歌。後來我坐在建在寂寞的廣場中央的石造噴水池上，拿清澄的冷水洗洗眼睛唱道：

若是我是一隻小鳥，

那我便可隨意歌唱，

若是我有兩隻翼膀，

那我便可隨意飛翔！

『喂，好開心的朋友，你在最初的曙光中像雲雀一樣在唱歌麼！』一個青年向我說。他正在唱歌的時候跑到噴泉邊來的。我意外地聽到了德國話，正似在靜寂的星期日的朝晨，從我們村上聽到的禮拜堂的鐘聲一樣。『呀！好朋友，我們是同胞！』我歡天喜地的從石造的噴水池上跳下來。青年把我從頭至腳細細打量了一下問我道：『但是你爲什麼事到這羅馬來的？』我總不好說此刻正尾隨了那個美女來，不知怎麼說好。我答道：『我因爲想到世界上去觀光觀光，所以獨自出來略徼逍遙逍遙。』——『原來如此！』青年說了高聲大笑：『我們却同有一個職業，我也是爲要遊歷世界，畫畫圖畫才在這裏逍遙。』——『那末你是畫家！』因爲我記起了雷溫哈特先生和基多先生，欣然叫了起來。他不讓我說下面的話就插口說道：『一塊兒到我家裏去吃早飯去吧，我來畫你的肖像吧，這到很有趣的。』——我很合意，於是和畫家一塊經過空空洞洞的街路去了。這路上只有這裏那裏纔開了幾扇窗戶，或有兩三隻白臂或有一個睡昏了的

臉兒向着窗外的新鮮的早晨的空氣中張望。

他帶了我這裏那裏經過許多錯雜的狹暗的街路走了好久，纔到了一家舊的熏黑的家中。我們走上一個黑暗的扶梯之後，又像上天一樣登了一個扶梯。我們現在已立在屋尖下的一扇門前了。畫家在前後的衣袋中熱心地找尋，可是他今晨匆忙出來，竟把鑰匙忘記在室內了。因為他在途中和我說，他想去看出日出，黎明前就跑到郊外去。他只搖搖頭用腳把門蹴開了。

這是一間長長的大房間，若是地板上不擱滿了東西，裏面跳舞也好跳。然而皮鞋，書籍，衣服傾翻了的畫具壺，雜亂地堆着，室的正中央放着一個畫畫的大架子，四周的牆壁上掛着大的肖像。木造的長桌上放着一枚碟子，畫具的污點旁放着些麵包和牛油，旁邊還有一瓶葡萄酒。

『先吃一點吧！同胞。』畫家對我說道。——我想馬上切開麵包來塗牛油，但是沒有刀。我們先在桌上搗翻書籍，找了好久，後來在一個大紙包下找到了。畫家把窗門推開來，早晨的新鮮空氣愉快地吹進來佈滿了全室。越過城市見到遠山上的一幅景色非常美麗，山上的朝日活潑地照耀在白色的鄉下人家和葡萄園上——『祝山那裏的陰涼嫩綠的德國萬歲。』畫家說着拿了酒瓶飲了一下然後把它遞給了我。我乾了一杯祝他，心中更遙祝了可愛的故鄉千百回。

畫家把一隻上面敷着一張大紙的木造的架子移近窗口。紙上用粗的黑線精巧地畫着一家古舊的人家。屋內坐着聖母馬利亞非常美麗的面色，在喜悅之中却又略帶着一點憂鬱的表情。她脚下的一個小窠巢上，嬰兒耶穌很可愛地睜着威嚴的大眼睛臥着。那打開的屋外的闕上，有兩個執着杖與囊的牧童跪着。——『你看，』畫家說，『這一個牧童就畫你的頭吧。那末你的相貌就會被大家知道了。若是我們兩個人都早已去了世和這裏畫上的幸福的青年一樣在馬利亞與耶穌前面這樣愉快地沉靜地親自去跪着的時候，那末聖母與耶穌一定很喜歡吧。』——他接着拿了一把椅子想將它舉起來，可是只剩了半塊椅子背在手中。他急忙又拼了起來，推移到架子前面去。我只得坐在椅上略偏了頭向着畫家。——數分間一動也不動恬靜地坐着，後來我耐不住端坐了，忽而這裏發癢忽而那裏發癢。正對着我前面掛着半面破鏡子，我必須向着這鏡子中看，當他正在畫的時候我便裝了種種怪臉。後來被畫家看到了，他高聲大笑了出來，向我做個手勢道，立起來也不妨了。我的臉兒已好好的畫在牧童的身上了。畫得非常明瞭我自己也很合意。

他現在在這新鮮的曉寒中，時而唱着小曲或時而眺望窗外的美景，熱心地在讀書。我則切

了幾片牛酪糕拿在手。在室中踱來踱去鑑賞掛在壁上的畫。其中有兩幅畫很合我的意，我問畫家道：『這也是你畫的麼？』他答道：『那裏那裏，這是有名的畫家雷溫哈特達芬奇和基多累尼畫的——可是這當然不是你所知道的。』——最後的一句話使我發怒。我泰然自若地說道：『喔，若是這兩位先生，那末像我摸熟了的自己的衣袋一樣，再知道也沒有了。』——他睜大兩眼急忙問道：『爲什麼你會知道呢？』我道：『我和他們或乘馬車或步行朝晚都在一塊兒旅行，的，三人同坐了馬車疾馳得風在帽上嗒嗒的叫，後來在酒店中失落了他們，以後只我一個人坐了他們的特別郵車正像燄彈車的兩個車輪在可怕的石上飛過一樣，一直向前面奔馳，後來——』

『噢！噢！』畫家阻斷了我的話像發了狂一般釘着我看。『呀，』他喊道：『現在纔明白了。原來是你和兩個畫家基多與雷溫哈特同旅行的麼？』——我答道：『是的。』他重新把我從頭至腳細察了一回說道：『對了，總之，——你會奏梵珉林的吧？』——我敲敲我的布袋，梵珉林在裏面發出東東的聲響來。——『老實和你講吧，』他說：『有一個德國的伯爵夫人因爲來尋兩個畫家和一個帶着梵珉林的人已經尋遍了羅馬呢。』——『是德國的一個年輕的伯爵夫人麼？』我狂喜地喊道：『門房也在一塊麼？』——『是的。詳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只在這夫人的

一個女朋友那裏見了她兩三次。但這個女朋友並非住在這兒的——你認識這位夫人麼？」他說着立刻把角上一個大肖像的遮布揭去。這時我好像是在暗室中開了窗門，太陽光突然耀到眼睛裏來一樣。這竟是——那位美女！——她穿着黑天鵝絨的衣服，立在花園裏；一隻手把面紗從面上揭開，沉靜地可親地瞧着遠方的美景。愈看愈像是那邸宅的花園，花兒樹枝在風中微微搖動，下面低的地方可看到我的稅關，遠遠通過草地的路，多瑙河以及遠遠的青山。

『這是她，這是她！』我叫着攥了帽子從門口急急奔出，趕下許多扶梯。畫家吃了一驚在我後面說道：『晚上再來，大家或可更多得到一點消息呢。』我只聽到了他的聲音。

八

我想重去尋訪昨晚那美人唱過歌的花園，急急往街上跑去。路上這時已很鬧熱了。士女們在日光中五光什色地混雜着，互相點頭應酬。漂亮的馬車在其間憂憂轉動，正是法會的日子，處處的鐘樓都打着鐘，鐘聲漂過明朗的空中，在人羣的頭上反響。我因為欣喜與熱鬧和喝醉了酒也似的在歡天喜地的一直向前奔跑。後來竟不知道我所到的是什麼地方。有噴水的沉靜的廣場花園住家等好像只不過是一個夢到了明朗的白晝一切又都從地上消失了一般，我像是受了妖術的蠱惑。

因為不知道地點的名稱，問也不好問。後來天氣非常悶熱起來了。日光真像熱箭一般射在鋪石道上，人們隱在家中，到處都下了窗簾。大路上忽而像死了一般了。我完全絕了望，倒身在一家美麗的大屋前面，一個有圓柱的望樓的影子，正投在這宅前。我或是瞧瞧際此明朗的正午，忽而冷靜得令人害怕的沉默的都邑，或是看看深藍色的了無一點雲跡的天空，後來因為疲憊的緣故就此睡去。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睡在故鄉一塊沉靜的綠草上，溫暖的夏雨霏霏下降，雨滴

映在正要下山的日光中閃閃地發光。這兩滴落到草地上即變成美麗的五彩的花，我身上滿蔽了花。

可是醒來看見我的頭上我的身傍的確有許多多的花，真不勝驚愕。我跳起身來，只見我頭上這人家的一扇窗上滿生着芳香馥郁的花，後面有一隻鸚鵡不絕在叫喚，此外並沒有別的特別的東西。我把散落在地上的花朵收集起來，結成一個花束，將它插在鈕釦孔中。然後和鸚鵡談起來了，因為看了它在包金的籠中做種種怪臉跳上跳下又愚笨地用大足指走的情形我覺得非常有趣。可是這鸚鵡突然用意大利話罵我道：『驕傲的傢伙。』雖然它是沒理智的畜生，但是我聽了仍是憤怒。我也返罵它，雙方都昂奮起來，我愈用德國話罵它，它愈用意大利話罵我。

突然聽到我後面有人在笑。我迅速回過頭來，却是早上的畫家。『你又在幹這樣瘋癲的玩意兒了，』他說：『我已等了你半個鐘頭了呢。空氣又涼爽了，我們到郊外的公園去看看吧。那邊你可碰見許多同胞，或許能得到關於德國那位伯爵夫人的詳細的消息也說不定呢。』

久。
對此我非常的高興，於是立刻就同他去公園散步，一方面那隻鸚鵡還在我們後面罵了好

我們在郊外鄉下人家與葡萄園之間的石頭坡上走了好久，纔到了一個較平地略高的公園。這公園裏有許多青年男女在草地上圍着圓桌子坐着。我們一進公園，大家以目傳意於我們叫我們不要講話，並且指示公園的那一邊。那邊有兩個美人對坐在一個被綠葉圍繞着的大亭子中，一個在唱歌，一個在彈琴。在兩人中間的桌子後面有一個溫良的男子拿一條小棒時在拍拍子。這時夕陽從葡萄葉中漏出來或照着放在亭子中桌子上的葡萄酒瓶，水菓，或照在那彈三弦琴的女子的豐滿雪白的肩膀上。另外一個女子似乎正樂不自勝地唱着美好的意大利的歌，唱得項頸上的青筋都脹起來。

她正在眼睛朝天奏完了一節長長的尾曲，想依拍子再彈的剎那，坐在她旁邊的男子舉起了小棒正要合拍子而且全公園的人誰都屏息靜聽着的時候，突然公園門大開，一個奮昂的姑娘和背面的一個瘦長的面色青白的青年大鬧着衝了進來。歌女雖早就把她長調的顫聲突然中止憤憤地站了起來，那個音樂指揮者還高擎着小棒像成了化石的魔術者一樣呆呆立着。其餘的公園中的人，大家憤怒大罵這兩個新來者。一個坐在圓桌邊的人對青年喝道：『你這蠻子！關於一千八百十四年秋在柏林展覽中所出品的渾麥爾的繪畫，故賀弗曼在一八一六年的婦

人便覽的三百七頁上所記錄着的一幅有深意的圖畫的正中竟被你這傢伙跳進去了。」——但是毫不奏效。「什麼，」青年答道：「你的圖畫是你的圖畫。圖畫可爲別人畫，我的女子只能是我一個人的。可不是麼。咄，你這虛偽之徒！欺詐者！」他又向着那個可憐的姑娘喝道：「你這無恥的東西，你在畫中只求銀光，在詩中只要金線，沒有一定的愛人，只有好淫的男子。我希望不必嫁清高的畫家，還是嫁一個鼻子上有金剛石，禿頭上有亮晶晶的銀光，幾根疏頭髮上有金線的侯爵吧。把適纔偷藏了的那張污穢的紙片拿出來！你又想做什麼壞事麼？是誰寫給你的？還是你寫給誰的？」

但是那姑娘也堅強地抵抗他。別的人愈熱心地圍住那激昂的青年要他鎮靜，他反愈加憤怒愈加癡狂，弄得那姑娘話也說不出來了，從混雜中逃出，突然倒入我的懷中求我保護她，這真出乎我的意外。我也就馬上預備了禦人的姿勢保護她，但是別人因在混雜中未注意到我們。她忽然轉向我以很安靜的面色低聲捷口說道：「你這可惡的稅務員，我爲你吃了多少苦呀！快些把這討厭的紙片藏起來，這紙上寫着我們的住址。你若走進了街門只管向右邊的靜寂的路上去好了。不要誤了時間呢！」——

我驚異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仔細一看即認出了她；原來就是在一天美麗的星期日的晚上，拿一瓶葡萄酒來給我的那個邸中機敏的侍女。我從沒有看到她有這樣美過，像現在很興奮地靠在我身上，她的黑色的捲髮垂在我的手腕上。——『可是，好姊姊，』我驚異着問她道：『你怎麼來的？』——『老天呀，你安靜些，不要講了。』她這樣答在我還未記出種種的事情之前，已迅速地逃往公園的那一邊去了。

這當兒別的人們已忘去了他們的最初的問題。大家在激烈地爭論要指摘這青年是一個酒醉鬼，毫不類有名望的畫家。那個亭子裏的身體像大阿福一般圓團的機敏的男子——後來聽說他是藝術的大鑑賞家，愛護家，因為愛藝術的緣故，無論什麼事都樂於工作的。——現在他也拋去了小棒，肥滿的臉兒親切而發光，在混雜的正中熱心地穿來穿去替大家排解，一面他還不絕地在婉惜他費了許多氣力所集成的長長的音節和美麗的圖畫。

我心裏已像從前在開放的窗邊放了葡萄酒奏梵琉林奏至深更的那幸福的星期日的晚上一般很輝煌燦爛了。因為騷動只是沒收場的希望，我爽快地拿出梵琉林來，立刻就奏起我曾在森林內的村落中學來的，那邊的人在山上跳過的那支意大利跳舞曲。

大家都擡起頭來了。那個愉快的藝術的專門家喊道：『好極了，好極了，虧你想得出來。』他即依次向大家說跳鄉下舞蹈（這是他這樣稱法的）他把手遞給剛纔在亭子中彈三弦琴的女子，最先便和她跳起來了。他後來跳得很巧妙，用腳尖在草地上劃了種種的字，用顫聲和腳合着拍子，時時向上高跳。可是因為他稍微胖了一點，他不久便疲倦了。跳得漸漸短起來，跳法也愈跳愈不好了。後來離開了舞圈作劇烈的咳嗽，不絕地拿雪白的手帕揩汗。這當兒纔平了氣的青年從客棧中拿了拍板來，在我還未注意到他，他已加入人羣中在樹下跳舞了。將下山的太陽把兩三條紅色的反射光線投射在暗的蔭影間，舊的牆垣上，及在公園之後生滿了常春藤的一半已坍塌了的圓柱上。另一邊遠在葡萄山的下面，羅馬市正臥在夕照中。因為大家都在明澈沉靜的空氣中綠草上愉快地跳舞，我看了瘦長的姑娘們和侍女們在他們中央舉起了手腕像異教的森林中的女神一般跳躍，拍板不絕在空中擊出嗒嗒的聲音，心中私自微笑。我已不能再忍了，我跳入他們的正中，且奏且舞。

我在人環中跳了好久，未覺到別的人已疲倦起來漸次從草地上散去了。這時候有個人把我上衣的腰部重重拉了一下。一看原來是那個侍女。她低聲說道：『不要這麼愚蠢了。真像山羊

一樣亂跳。把你的紙片兒好好看一看，馬上就來吧，美麗的伯爵夫人已在等你了。」——她說完便在暮色中逃出了公園門，而消失到葡萄園中去了。

我的心臟鼓動極願意馬上就奔去。天色早已昏黑，幸而點燈夫點着了公園門口的一隻大燈籠。我跑到那邊迅速地拿出紙片一看，果如侍女所說用鉛筆胡亂畫着牆門和道路，後面寫着：

「十一點鐘請往小門。」——

時間離現在還有三四個鐘頭。——可是我想馬上就去，因為我既不能休息也不能鎮靜。那個引我到這裏來的畫家跑過來問我道：「你已和那個姑娘講過了麼，現在她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便是德國的伯爵夫人的侍女啊。」——「莫作聲，莫作聲！」我說，「伯爵夫人現還在羅馬。」畫家說：「這更加好了，那末來吧我們同喝幾杯祝祝伯爵夫人的健康吧！」他又把我拉進公園去了。我雖然抵抗他，畢竟被他拉去。

這時花園中已非常沉寂空虛了。愉快的遊客都各挽着愛人的手到市內去。我還可聽到他們在幽默的黃昏裏，在葡萄園之間，談笑的聲音。這些聲音漸漸地遠去，最後在谷深處的樹葉聲和流水聲中消失了。我和畫家及厄克布勒希特君——這就是剛纔開架的另一個青年畫家的

名字——留在公園裏。月光溶溶地照在幽暗的高樹上。我們面前的桌上的燈火在風中搖動，射在桌上許多傾覆的葡萄酒上發光。我不得已坐在那裏，畫家和我談我的素性，旅行及生涯的等問題。厄克布勒希特君當那從客棧中來的可愛的小姑娘，把葡萄酒放在桌上時即刻把她拉到他的膝上坐着，把三弦琴放在她腕上教她彈小曲。她馬上就能用小手彈了。於是二人合唱意大利歌，他唱一遍，那姑娘唱一節，這與幽靜的晚上很相調和。——後來姑娘被人喊了回去，厄克布勒希特君拿着三弦琴靠在椅子上把腳放在他前面的凳上，獨自唱了許多很好聽的德國歌和意大利歌。這時候星光燦爛，明澈天空，鸞象被月光照得都銀化了。我因為想念彼美懷念故鄉，竟把旁邊的畫家都忘記了。厄克布勒希特君時時要調整弦線的調子調整時他總是惱怒。後來他把樂器拗轉來緊拉了一下，一根絃線突然斷了。他拋下三弦琴跳將起來。他此時纔又注意到這當兒把手腕枕在桌上熟睡着的畫家。他迅速地把掛在桌旁樹枝上的外套拿來披在身上，突然私自想了一下又看了那個畫家一下。再凝視了我兩三次，馬上坐下正當我前面的桌上，咳了一聲嗽整整襟結突然說：『可愛的聽者兼是同胞呀！酒瓶差不多都空了。因為道德是國民的第一義務，所以若是道盡冗論了，那末我因同胞的同情之心，不得不起一種衝動，欲使你

的心胸能略微有一點道德的感應。——『固然，』他又繼續說：『人們會把你只當作一個青年看待，雖然你穿的燕尾服已不流行了。人們或當你是和半人半羊的森林中的神怪一樣，曾作了稀奇的跳躍的確，有幾人自要主張，因為你是在本地拉梵瓊林，所以定是乞丐，但是我却不同意於這樣的表面的判斷。我從你那尖尖的鼻子，料你是一個不得志的天才。』——我對於這番籠絡的演說，怒氣上沖，正想答話時，他却不容我插口，趕着又說道：『你知道你自己因為博了些微的讚賞，已在自負了麼？好好地悔改，把這個危險的職業思量一下吧！我們天才——因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要和世人不來關心我們一樣不去關心世人。我們不如不必有特別的理由，穿了我們就要帶往世間的七里長靴一直永遠走去。呀！一隻脚已放在其間除朝噉和未來的童顏以外別無他物的將來，另一隻脚還是放在前世紀遭逢了好機會熱愛着長靴的時代的羅馬的中央匹阿紮得爾波波洛上面，腳都要拉斷一般的實是可悲的跨得太大的不便的位置。這一切的抽搖，痛飲，飢餓全是為了不死的永遠性！你看坐在那邊的同僚，他同樣是一個天才！他已感到無聊了。他在永遠性中最先做點什麼事呢？可敬的同僚呀，你我和太陽，今朝一同很早起身，竟日沉思繪畫，白晝萬象都是美的——現在昏昏欲睡的夜幕已遮掩了世界把萬象的色彩都抹

去了。』他還在滔滔不絕地講，講時因為跳舞飲酒的緣故頭髮也已散亂了，他在月光中的面色像死人一般的灰白。

我早已在怕他及他所講的荒謬的話。當他此刻真正轉向睡着的畫家時，我即利用了這機會，乘他不備，沿桌子由公園向外溜走了。中心欣喜地獨自沿了葡萄園的圍柵向遠方月色輝耀的谷中走去。

聽到市內的自鳴鐘打了一下。我的後面還聽到幾聲三弦琴的琴聲，和現在回家去的兩個畫家的談話聲在沉靜的夜色中從遠處傳來。我因此竭力飛奔，免得他們來盤問我。

走近市門就向大路的右手轉灣。心臟鼓動着在幽默的屋列和花園中間急急走去。可是當我突然來到了昨天找來找去找不到的有噴水的曠場，我真大吃一驚啊！這裏一座靜寂的亭子依然立在美麗的月光中。花園中那位美女和昨晚一樣在唱意大利的歌。——我欣喜欲狂地先奔到小門，再奔到宅門，最後拼命奔到大園門。可是都緊閉着。我此時纔想到還未打十一點。我憤恨時間過得太慢。和昨天一樣爬上園門去，因為不體面又不願爬。所以在寂寞的地方暫時彷徨了一會，再跑到石造的井邊去，沈思着靜默地坐等。

天空嵌着輝煌的星，廣場上萬籟空虛寂靜。我在噴水的水滴聲中，聽到從花園內傳來的美人的歌聲，樂不自勝。忽然看到廣場的另一面有一個白色的人影跑來，正走進小園門去了。我從月光中凝神一看——這却是那個穿了白外套的野蠻的畫家。他迅速地拿出一個鑰匙開了門一轉瞬間已走進花園去了。

我對於這個畫家起初因為他那番荒謬的演說非常怨惡。現在竟憤怒得欲發狂了。我想道，這個放蕩的天才又喝醉了，從侍女那邊拿了鑰匙來想潛入美女的房中去謀反，襲擊——於是，我從開放了的小門奔進園內去了。

我走進去的時候，花園中全然沉靜寂寞。亭子的折門開着，漏出乳白色的光綫照在門前的花草之上。從遠處看去，一間在白色的燈光下敞亮微明的華美的綠色室中，美女腕中捏着三弦琴還未知外面的危險臥在絹敷的牀上。

但我沒有看了好久。因為我看見那個白色的人影從那一邊很留神地在樹叢後正潛步走向涼亭中去。這時美女在室中唱的歌聲悲哀得透入我的骨髓。我立刻折了一個大小適宜的樹枝，執着直向白色的外套奔去儘喉嚨喊道：『救命呀！』喊得全花園都震動了。

畫家看到我出乎他的意料地跟着他立刻就逃，喊出驚人的大聲。我更加喊得響，他向着住房逃避我追着他——我幾乎快要捉到他的時候被礙人的花壇絆了腳，突然撲跌在宅門前了。

『你這個人真是傻子，』我聽到有人說道：『把我嚇得要死呢！』——我迅速跳起身來，拭去眼上的砂粒泥土，看見侍女立在我面前，她當最後的一跳把白外套從肩上震落了我驚駭地說道：『原來不是畫家麼！』——『當然！不過這件外套是畫家的。剛纔在門口碰到他，因為我正在傷風，他替我披了的。』他唐突地說：——因為這個騷擾，美女也從沙發上跳了起來跑到門口走向我這邊來了。我的心臟鼓動得要破裂了。但是仔細一看，大吃一驚，這並非是那位美女却是一個全不相識的人！

這是一個胖大的頑強的貴婦人，傲慢的貴族鼻子，弧形的濃眉，非常美麗。她拿兩隻放閃光的大眼睛，很威嚴地看我，我被尊敬的念頭所羈絆茫然不知所措。我昏亂地只管向她點頭，後來想吻她的手，她突然縮了手和侍女說了些我聽不懂的意大利話。

這當兒因為剛纔的喊聲，四方的鄰舍都鬧起來了。犬兒狂吠，小兒嚇叫，時時聽到有幾個人的說話聲漸漸行近花園來。貴婦人好像火熱的彈丸貫通着我一般，再把我注視了一下。傲慢地

強笑着快步回到室內去，把室門在我當面砰的一聲關上了。侍女在折戶旁馬上執住我把我拉向花園門邊去了。

『你又幹出了這樣的傻事來。』侍女在途中激怒地說。我也發了怒了，說道：『噫，你這可惡東西，不是你叫我到這兒來的麼？』——『不錯呀是我叫你來的呀，伯爵夫人對你很好，從窗內拋花給你唱歌給你聽——可是她現在博得了這樣的報酬呢！我也不願再幫你的忙了。你完全把自己的幸福用自己的腳蹂躪完了。』她說。——我答道：『我把德國的伯爵夫人當了那位美麗的小姐呀。』——侍女插口道：『呀！她早已帶了你的瘋癲的戀愛回到德國去了。你趕快回到德國去吧！並且她在渴望你呢。你們一塊兒去奏着梵珉林賞月吧！我是不再和你見面了。』

我們背面發生了可怕的騷擾。人們拿了棍棒從另一個園中爬上籬笆。有些已在小徑中奔跑搜尋，有些戴着睡帽的狂暴的臉兒在月光中從籬笆上這裏那裏地探望。這光景好像惡魔從一切的籬笆和灌木中孵化出來的浪人一般。——侍女立刻手指着花園的那邊對着人們說道：『那兒，那兒有賊在跑。』然後把我推出花園把小門在我背後拍搭一聲關閉了。

我現在在上帝的自由的天空下和昨天到此的時候，一樣孤獨無依地立在迴靜寂的廣場

上了。以前正像天使在其中昇降一般，在月光中愉快地發光的噴水，現在還像那時一樣依然發出撒水的聲音。可是我一切的快樂喜悅都沉在這井底去了。——我決心永遠離開這瘋狂的畫家、橛子及侍女欺人的意大利，由市門重登旅途漂泊他去。

九

把守關口的忠實的山說：

『在這沉寂的早晨，從國外

經森林而來的是誰？——

可是我看到了這座山，

狂喜地却以竊笑相酬，

馬上從活栩栩的胸中，

發出口號吶喊道：

奧大利萬歲！

這時四周的風物纔知道是我，
河流小鳥森林現在都溫柔地，

由四方依故國的風習向我問安，

多瑙河從深谷中發出金光閃閃，

施忒芳塔從遠方越過山頂窺望，

并且欣然向着我凝眸，

若說不是這塔，當也相差不遠——

奧大利萬歲！

我站在最初能看到奧大利的一座高山上了。歡天喜地的揮着帽子，唱這首歌的最後的一節，忽然聽到後面的樹林中奏起風樂器的音樂來。迅速回頭一看，看見三個穿了青色長外套的青年，第一個吹笛，第二個吹號角，第三個戴一頂舊三角帽在吹獵用喇叭。——這音樂突然伴奏我的歌，所以響聲震動了全樹林。我立刻拿出梵珉林馬上精神煥發地且奏且歌。大家疑疑惑惑地互相瞧了一回，那個吹喇叭的把他膨脹起的兩頰平縮下去，放下喇叭，大家默默地釘着我看。我詫異起來也釘着他們看了。——最後吹喇叭的說道：『因為先生穿着這樣長的燕尾服，我們當你是英國的旅行家徒步來此觀光的。所以想問你討一點旅費。可是，看來你自己好像也是一

個音樂家。」——我答道：「我原來是一個稅務員，由羅馬一直來此，因為好久沒有收入了，所以沿途奏梵瓊林而來到此地的。」——這當兒吹喇叭的已回到樹林中去了。他用三角帽扇扇已在那兒燃着了的小火，說道：「近來生意不很好吧！」他又接着說道：「吹奏的音樂在這樣的時

候機會一定較好一點；若是有一個主人很靜默地在吃飯，我們出其不意地闖進圓頂的牆門間去，三個人拼命吹起來——那末爲要避免騷擾，立刻會有用人拿了錢或食物來的。可是，我們一塊兒來吃一點點心吧。」

現在火在樹林中很愉快地燃燒着，早晨很氣爽，我們大家圍坐在草地上，兩個音樂家從火中取出一把裏面盛着咖啡牛奶的小壺，從外套袋裏摸出麵包在壺裏浸一浸，大家輪流地拿壺來飲，他們吃得很有味，看來非常快活似的。——但是吹喇叭的說道：「我絕不會吃黑的飲料，」說着把半塊大的相疊着的牛油麵包遞給我，再拿出一瓶葡萄酒來說道：「你也喝一口吧。」——我喝了一大口，可是因爲酒味不好，不得不馬上推開酒瓶皺起臉孔來。「這是本地的土酒！」吹喇叭的說，「但是你去喝過意大利的酒來，德國酒的味道便不合你的胃口了。」

一會兒他熱心地摸索他的衣袋，從種種舊東西中摸出一本破舊的地圖，這本地圖的書面

上有一個右手執王珪左手握寶璽的正服的皇帝像。他仔細地將它敷在地面上，另外兩個人走近他身傍，大家便協議此後他們應取的路程。

一個說：『假期就要完了，應由林嗣馬上向左走，那末正在適當時可到普刺克。』——吹喇叭的說道：『這固然不錯，但你原來想吹給什麼人聽，那邊都是山裏人和炭坑夫，沒有高尚藝術趣味的人，也沒有一個好好的自由的驛站。』——另一個道：『喂，不要瞎說，我最喜歡鄉下人，他們最有同情心，即使你屢次吹錯了曲譜，他們也聽不出的。』——吹喇叭的道：『那末是你沒有名譽心，拉丁人常說：「忌世俗而避之。」』第三個道：『這次我們不得不去遊歷教會，到牧師們的家裏去打宿吧！』——吹喇叭的道：『謝謝吧！牧師們給你一點小小的錢，却要對你作大大的說教的，說我們不可這樣無益地在世間流浪，不如更在科學上用點功。尤其是他們若探知了我們將來也做牧師的，那是更厲害了。不，牧師不向牧師討錢的。但是，本來有什麼事要這樣着急。大學教授們還在卡爾斯巴德溫泉，那裏會規規矩矩想到開校的日子呢。』——另一個又道：『不錯，我們辦事應該識機，因為一人適用即萬人適用的。』

我現在知道他們是普刺克的大學生了。尤其因為他們的拉丁語像水一樣從口裏流出來

的緣故，對他們起了非常的尊敬心。——後來吹喇叭的問我道：『你也是大學畢業的麼？』我謙遜地答道：『我平日很愛讀書，只是沒有錢升學。』——吹喇叭的道：『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也沒有錢，又沒有有錢的朋友。但是只要腦經好總有法子想的。』*Aurora musis amica*，譯作德國話就是說：吃了飽飽的朝飯，不要浪費時間。後來若是午鐘從這塔到那塔，從這山到那山，越過城市響起來，那末學生們忽然從古暗的大學中大聲叫喊着哄將出來，在日光中羣集地通過街道——我到卡普棲教的一個傳教師兼總廚役的那邊去，他已準備好了飯菜，沒有準備飯菜的，那末桌上各人都有滿滿的一把壺，關於這些事我們不去多問他，我們一面吃一面練習拉了語。你想，我們如此一天一天地用功。後來到了假期，別的學生或坐馬車或騎馬回到他們的父母那邊去，這時我們把樂器藏在外套下通過街道走出市門，於是全天地就在我們面前展開了。

我不明白——他爲何講這些話——我不禁感嘆像這樣有學識的人會這樣全被世人所捨的。此時我轉念到我自己也無異於此，淚珠兒浮上眼眶來了。——吹喇叭的張大了眼睛驚視着我，我又說道：『這些事全沒有什麼關係，我絕不愛預先定好了馬，咖啡，新氈子，睡帽，脫靴板去旅行。清早走出門去正是最好的辰光，候鳥在我們頭上高高飛過，今天那一個煙囪爲我們放煙完

全不知道，到晚上碰到怎樣特別的幸福也全然料不定。」——另一個道：「對呀，我們所到的地方一拿出樂器來，大家總是很高興的，若是傍午走進鄉下縉紳的第宅在大門邊吹奏起來，侍女們在門前一同跳舞，主婦要更聽得清楚一點把會客室的門略微推開。從這門隙中傳出碟子的響聲，炙肉的香味在歡樂的聲響中直衝入人的鼻子。坐在桌邊的小姐回轉半個身子來看外面的奏樂。」——吹喇叭的眼睛亮閃閃地說道：「讓別的學生去復習他們的摘要吧！我們在這當兒願研究上帝爲我們展開在屋外的大畫帖。你可相信我們將來即是正直的人，日後用拳頭叩擊演說臺，對農夫們演說，那末臺下的愚民會因教化和悔悟心臟欲裂地大受感動。」

他們這樣在談話，我聽了心裏非常高興，我也想立刻和他們一塊兒用功了。因爲我很喜歡和聽了能够獲益的學問家談天，所以聽了不厭的。但是這裏我們不能充分談到理論的話，因爲一個學生已心頭很不安甯了，因爲假期就要完了。於是他急忙配好了號角把樂譜放在膝上，學習回到普刺克去要合奏的法會用的很難吹的一節。他坐着運動手指吹，屢次吹得非常不合調，聲音透澈聽者的骨髓，時時連他自己說的話也叫人聽不懂了。

突然吹喇叭的低音說道：「好極，有了有了，」他欣然拍拍身傍的地圖。另一個一瞬間停止

了熱心的吹奏，詫異地看着他。吹喇叭的道：『你們聽我說，在維也納的附近有一個邸宅，邸中有一個門房，這門房就是我的堂兄弟！親愛的同窗，我們到那邊去望望他吧，他一定會替我想出怎樣前進的法子的。』——我一聽到這番話，迅速站起來說道：『他不是吹大笛的麼？身子很高，有一個貴族式的大鼻子的吧！』——吹喇叭的點點頭。我欣喜起來抱住他，把他的三角帽弄得從頭上跌下來。現在我們馬上決心一齊乘郵船下多瑙河向美麗的伯爵夫人的邸宅進行了。

我們到了碼頭的時候，開船的準備已一切就緒了。在通宵停泊的船上住的胖胖的船老闆，身體塞滿了門得意地站着頰頰在講臨行的笑話和應酬話。每扇窗裏都露出一個女茶房的頭。親暱地向着正在搬運最後的行李到船上去的水手們點頭。一位穿着灰色的外衣圍着黑色的圍巾的老先生，他也是乘這船去的，——立在碼頭上和一個站在他面前穿着長的革褲和狹小的深紅色的緊身背心，騎着一匹堂堂的英國馬的瘦長的青年很熱心地談話。他兩人似乎不時在向我看，好像在講我的話，我很奇怪起來了。——後來老先生笑了一笑，那個瘦長的青年舉起馬鞭一揮，和他頭上的雲雀競走一般，在曉風中驅入耀光的景色中去了。

這當兒大學生和我湊集了錢。吹喇叭的把好不容易從我們大家的錢袋裏收集了的小錢付

給水手，水手笑笑搖搖頭。我忽然又看到貼近我眼前的多瑙河，不禁大聲歡叫了出來。迅速跳上船去，水手打了一個開船的招呼，於是我們在美麗的朝日中在山岳與牧場之間飛也似的順流而下了。

樹林中鳥兒在叫。從兩岸的遠遠的村中，傳來一片晨鐘的響聲。在這鐘聲之間可聽到高空的雲雀的叫聲。船中一隻黃雀歡叫着附和它們，情景很是愉快。

這隻黃雀，是一個也乘這隻船的美麗的妙齡姑娘的。她把鳥籠放在貼近她身傍，另一邊挾住一個美麗的衣包，很沉靜地坐着，忽而很滿意地看露在她上衣下自己的新皮鞋，忽而看她面前的水面。這時早晨的太陽照在她雪白的額角上。她額上的頭髮分得非常雅緻。我看到大學生物們好像想和她作恭維的談話，因為他們只管在她面前走來走去，那個吹喇叭的經過她面前的時候或是咳嗽一下，或是整整領結，或是整整三角帽。但是他們沒有真正的勇氣姑娘當他們每次走近身時，把眼睛低下去向下面看着。

他們對於那穿灰色外衣的老先生特別怕羞。他現在坐在船的那一邊。他們一看了他就都當他是一個僧侶。這位老先生拿着一本祈禱書在讀，但到了景緻好的地方，便移目來看風景。那

本書的金邊和插在書中的色彩聖畫在陽光中照耀得異樣美麗。他很明白船上發生了什麼事，一看見各人的態度就能鑑定他是怎樣的人。因為他已馬上用拉丁語和一個學生講話了。三個學生都走過來脫了帽用拉丁語回答他。

我在這當兒坐在最前的船頭上，歡喜地把兩隻腳垂下在水面上，船像飛一般駛去，波浪在我下面衝擊作響。我只顧向着青色的遠處看。尖塔、邸宅依次從岸上的青草中露出，漸漸大起來，後來又在我們後方消失。我想：『若我今朝有了翼膀！』後來不耐煩了，把疼愛的梵珉林拿出來，奏盡在家時及在美女府中所習得的舊曲。

忽然有人從後面拍着我的肩。一看却是剛纔停止閱書聽我唱曲的僧侶。他微笑着對我說道：『喂，喂！先生，你忘記吃飯了。』他叫我收拾梵珉林帶我到水手們嫩的樺木和樅樹造在船中央的一間小的愉快的亭子中去和他一同吃點心。他在這亭子裏叫水手放了一張桌子，我，大學生，連那妙齡的姑娘也在內，我們便一同圍坐在酒樽行李之上了。

僧侶展開一個包得很仔細的紙包，拿出燒肉和麵包片，又從一個紙匣中拿出好幾瓶葡萄酒及一隻裏面鍍金的銀杯，注入了酒，嘗一嘗味道，嗅一嗅香氣又嘗一嘗味道，再遞給我們。大學

生們像蠟燭一般端坐着，因為非常尊敬的緣故，略微吃了一點點麵包，喝了一點點酒。姑娘也只不過把杏口在酒杯中浸了一浸，含羞地望了望我和那些大學生。但是她愈向我們看，膽子便愈大了。

她終於對僧侶說她是初次從家裏出來去幫人家的，現在正往她的主人的府中去。可是她說的就是那位美女的邸宅，我的臉兒漸漸紅起來了。——『那末，』我心裏想道：『這就是我將來的侍女！』我睜大了眼珠呆看她，我這時幾乎眩暈了。——後來僧侶說道：『邸中不久便要舉行大結婚禮了啦。』她似乎已樂於打聽了這件事一般的答道：『聽說兩人老早就惺惺相愛的了，可是伯爵夫人迄未允許過呢！』僧侶只是『唯唯，』的應答，注了滿滿的一杯酒，帶着憂容啜啜。我因為詳細地聽聽他們的話，把兩隻手腕遠伸出在桌子上。『不瞞你們說，』僧侶繼續說道：『兩位伯爵夫人派我來探聽探聽，恐怕這位新郎或許已到本地來了。據一位夫人由羅馬來信說，他早已從那邊出發了。』——當他說到羅馬的那位夫人的話，我的臉兒又紅起來了。我心亂如麻地說道：『閣下認識那個新郎麼？』——『不認識，』老先生回答，『但是聽人家說他是一個愉快的小鳥一般的滑稽家。』——我性急地說道：『呀，對了，是一隻好像馬上能飛出鳥籠，再

得到自由的而在歡唱的小鳥吧！——這位先生平平穩穩地繼續說道：『他在異國中流浪，夜裏跑路，白晝睡在人家的門前。』——我聽了很氣，奮然大聲說道：『閣下，這是別人的謬傳。這個新郎是一個品行端方，瘦長有望的青年，他在意大利在舊邸中過了很奢侈的生活，他只和伯爵夫人有名的畫家及侍女交際，他若有了錢很知節儉，他——僧侶插口道：『哦，哦，我不知道你這麼熟識他。』說着真心笑起來，笑得臉色完全發青，眼睛滴下淚來。——那姑娘又說道：『我聽人說，新郎是一個大富豪呢。』——僧侶道：『喔！真的麼，真的麼。這些消息真混雜！完全摸不到頭緒！』還是笑得不斷頭，終而咳嗽得轉不過氣來了。他精神稍微恢復了一點，他高舉了酒杯喊道：『新郎萬歲！』——我全不知道對於這僧侶和他的話應作如何想，但是因為羅馬的事件又怕羞不敢當衆對他說明，我自身就是這失蹤的幸福的新郎。

酒杯又頻頻在人圍中輪迴，僧侶向大家親愛地談話，因此一會兒大家都和他很親暱了。終而大家都歡喜地互相談話了。大學生們的話也多起來，講他們在山中的旅行的話。後來他們拿出樂器來開始作愉快的吹奏。這時水上的涼風掠過亭子的樹枝，喇叭聲在兩岸反響，在我們身旁飛過的樹林溪谷已爲夕陽染作黃金色了。——僧侶聽了音樂漸漸滿意起來，講起他青年時

代的有趣的事情來了：說在假期中他也爬山跨谷常常肚餓口渴，但是總感到快活。又說大學生時代實是介於狹窄的憂鬱的學校和認真的官吏生活之間的一大假期——大學生們又輪流飲了一回，然後起勁唱起歌來，歌聲直達遠處的山上。

小鳥們一齊，

轉向南方飛翔，

許多漂泊者愉快地，

在朝陽中揮帽，

有幾個學生，

走出市門，

拿了樂器，

吹着別離的歌調，

他們縱橫地叫着再會，

呀，普刺克，我們要到遠方去了。

在灶後的人，
享受平和安好。

夜中經過城市，
窗內燈火熒熒，
許多人盛裝着，
在窗邊來往頻頻，
我們在門前吹奏，
已吹得口渴萬分，
主人呀！
請給一口美酒！
等了一會兒，你看，
拿一隻大酒杯，

從家內走出來的，
便是那個幸福的人！

現在寒冷的北風，
已在樹林中怒號，
我們所經過的田野，
都已爲雨雪浸潮，
外套被風捲去，
皮鞋已走破了，
我們仍迅速地吹奏，
並且還唱道：
住在那家內的，
是幸福的人，

在灶後的人，
享受平和安好。

我，水手及姑娘雖不懂得他們所唱每節後的拉丁語，但每次都歡呼地附和他們唱最後的
一句，其中尤其是最欣喜，因為我正看見了遠處的我的收稅所，接着又樹梢那邊的浸在許多
陽光中的邸宅。

船已傍岸了，我們迅速跳上岸去。正像突然開了籠的鳥兒一樣，在青草地上向四處分別。僧侶急忙和各人作別，大步向邸中去了。學生們則跑到一個草叢中，連忙拂了外套上的灰塵，在流着的小川中洗洗面，順次剃剃鬍子。新的侍女提了黃雀挾着衣包跑到邸宅山下的客棧裏去了。我先已介紹給這侍女說客棧的女主人是個善良的人，侍女預備到她那邊去換上較好的衣服再往邸中去。我又重回到那個美麗晚上的心境。等他們都走了以後，我馬上趕向邸宅的花園裏去了。

我必須經過的收稅所還依然在從前的老地方，邸宅花園中的高樹還依舊颯颯地響着。從前每當日沒時必在窗前的栗樹上唱着晚曲的金翅鳥，好像以後世上未嘗發生過一點事情一般，現在還在還在唱曲。收稅所的窗開放着，我欣然跑過去把頭伸進房間裏去看了看，裏面沒有人，只有壁上的鐘平靜地發出滴答滴答的擺動聲。寫字檯放在窗邊，長煙嘴，和從前一樣放在角上。我制不住自己從窗門跳進去，坐在一本大賬簿前的寫字檯旁。從窗前的栗樹中漏進來的太陽

光照在展開着書頁的字上發青黃色。蜜蜂沿了開放着的窗門這裏那裏地嗡嗡叫着。金翅鳥在外面的樹上不絕地歡唱着。——突然間房門推開，一個穿了我那有斑點的寢衣的瘦長的稅務員！走進來了。他不意看到了我，立在房門口站住了腳，迅速把眼鏡從鼻上除下激怒地釘住我看。我被他嚇得魂不附體，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跳起身來逃出房門一逕穿過小花圃跑去，在花圃中立刻被番薯籐絆倒了。這番薯想來定是這老稅務員聽了門房的勸告，拔去了我的花種下的。他走出房門在我後面大罵，我還可聽到他的罵聲。但我這時正已坐在花園的高牆上，心頭顫動着向邸宅的花園裏察看了。

那邊有芳香，有微光，有種種小鳥的歡聲。曠場和小徑都空着，染成金色的樹梢在晚風前折了腰好像在歡迎我一般。從側面的深谷，多瑙河不時在樹木之間向我放出閃閃的光亮。

忽而在花園中和我相距不甚遠的地點聽到有人唱歌：

人們狂歡的意興已闌：

大地與一切樹木的聲響，

奇異得有如在夢境一般，

微微觸動我的心曲，

往事和恬淡的悲傷，

一陣陣輕輕的寒戰，

電光般掠過我的胸膛。

這聲音和歌曲在我耳中作異樣的聲音，聽來好像在什麼地方在夢境裏會聽到過似的，非常耳熟。我想了好久好久——『這是基多先生』我終而與高彩烈地喊着迅速跳下花園去了。

——這就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的，他在意大利的旅館的望樓上，當那天夏天的晚上唱過的歌。他還繼續在唱，我越過花壇籬笆向歌聲所自來的方面奔去。當我從最後的薔薇叢中走出來的時候，我突然像着了魔一樣站住腳了。因為在天鵝游泳的池旁夕陽照着的綠色曠場之上，那位美女穿了美麗的衣服黑髮上戴着紅白薔薇的花環，坐在石凳上眼睛向下看，一面唱一面拿一條馬鞭，正和從前我在小舟上為她唱美人曲的時候一樣，在草地上拍着拍子。在她對面坐着另一個年輕的貴婦人，滿生着褐色捲髮的肥白的頸項，用背向我坐着，合着三弦琴在唱，一面朝天鵝在幽靜的池中悠然地兜着圈子。——這時美女忽然舉起眼來一見了我大聲喊了出來。

另一個貴婦人迅速地轉向我，把捲髮都披到臉上來了。她凝視了我一回，大笑而特笑起來從椽上跳下來，再三地拍着手。在這一瞬間，許多小姑娘穿了鑲着紅綠色邊的花白的小衣裳，從薔薇叢中躡足走出，我竟想不到她們是躲在什麼地方的。姑娘們手裏拿一個長長的花環立刻圍成一個圈子將我圍在當中了。她們在我周圍跳舞同時又唱歌：

我們奉獻你一頂新婦的花冠，

冠上有紫羅蘭色的絹帶輕盈，

我們作你愉快與跳舞的嚮導，

導你往新婚式的樂境。

美麗的綠色的新婦的花冠，

紫羅蘭色的絹帶輕盈。

這歌聲是從閨門內來的。現在這些小歌女中我已認出了兩三個，就是村上的姑娘。我捻她們的面頰想從圈中逃出，但是這些頑皮的小丫頭不許我逃出去——我完全不明白這件事究竟有何用意，呆若木鷄地站着。

此時忽有一個穿獵衣的青年從草叢中走出來。我幾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這竟是樂天的雷溫哈特先生！——小姑娘們放開了圓圈子，好像着了魔一般，大家一隻脚伸在空中，另一隻脚站着不動，把花環高高舉在頭頂。雷溫哈特先生拉了還默默立着只不過不時在張望我的那個美女的手，帶她到我這裏說道：『戀愛這樣東西——關於這一點現在一切的學者都意見一致的——是人類的感情中最有勇敢的特性之一。階級與地位的堡壘可被它以一點火星碎毀。世界於它，還是太狹，永久於它，猶且厭短的。確，它本是一件詩人的外套，無論那一個空想家爲要到亞加狄亞去流浪，一進了寒國中就要穿的外套。離別了的兩個情侶，愈隔得遠，旅行的風愈加彎彎曲曲地在愛人的後面吹着褪了色的外套，衣服的縐紋更加大膽地更加迅速地多起來，長袍在愛人背後慢慢長起來，所以局外人若不意外地把這衣裾踏幾腳是不能到鄉間去旅行的呀，親愛的稅務員，新郎啊！縱使你穿了外套走到地伯爾的河畔去，然而你現在的新婦的纖手還是牢牢牽住了你的衣裾的邊的。無論你怎樣抽搦，奏梵、珉林、騷擾，終究要受她那雙明眸的牽制，叫你回到這裏來的。——現在，事情既是這樣了，你們兩個可愛的可愛的癡心人呀！披上幸福的外套，使全世界都在你們周圍沉沒——像兔兒一般互相愛着來過幸福的生活吧！』

雷溫哈特先生的說教剛完，適纔唱小曲的那個青年的婦人跑到我身邊來，敏捷地把我一頂長春樹的花冠戴在我頭上，很戲謔地唱歌，一面把花冠緊緊戴在我頭髮上，她的臉兒貼近我面前：

因為你的音樂聲，

已幾度使我魂消心亂，

我這纔對於你親切，

纔替你頭上戴花冠。

然後她又退後了幾步——『你可還記得那天晚上搖你的樹的強盜麼？』她一面屈一屈膝對我行禮很溫柔地歡樂地向我看着，我看了她歡喜得心頭躍動起來。她不待我答話便在我周圍走了一個圈子說道：『真一點也沒有改變，完全和從前一個模樣兒呢！哎，不對，你看這個大包！』她忽然向那位美女說：『梵珉林，洗濯物，剃刀，手提箱，亂七八糟雜在一塊！』她在我周圍盤旋着捧腹大笑。這當兒美女還只管默默地立着，因為怕羞和混亂低了眼睛。我看她好像對於這饒舌和笑謔幾次暗暗在發怒一樣。後來她忽然滴下淚來把臉埋在另一個婦人的胸懷裏了。

婦人先吃了一驚，然後親愛地將她緊緊抱住。

我站着莫知所措。精細地觀察這不相識的婦人，愈看愈明瞭了，這却不是別人，原來就是——
——青年畫家基多先生。

我不知說什麼好，正要想問委細時，雷溫哈特先生走到她身邊來了，和她竊竊私語。我聽他問道：『他還不知道麼？』她搖搖頭。他略微想了一想，說道：『快些講給他聽吧，否則會要發生新的空談和混雜。』

他轉身向我說道：『稅務員君，現在已沒有餘裕的時間了。但是我希望你快快在此大驚一下，以後可不再責問驚訝，搖頭，在人羣中重提舊事，及新作揣摩推測的事。』——他這樣講了把我拉進草叢的深處去，一面那個婦人拿了美女放下的馬鞭在空中揮舞，她的捲髮都垂下在臉上搖動，透過捲髮可看到她臉兒已紅到額角上了。——『本來，』雷溫哈特先生道：『方才在此願裝作全不與聞這件事的傅羅刺小姐已風馳電掣般和某人交換了心。可是另有一個男子跑來以言詞喇叭銅鼓聲贈她，更想以自己的心換她的心。然而她的心是早已屬於某人，某人的心也早已屬於她，某人既不想從她手中收回他的心，她也不想從他手中收回她的心。於是世界就

騷擾起來了——可是恐怕你還沒有看過小說書吧？」——我答說「沒有」——「你也是其中的一個演員。總而言之，某人——這某人就是我一——的心裏紛亂得厲害不得不想法挽救了。在一個溫和的夏夜我跳上白馬，叫傅羅刺扮作畫家基多也騎一匹馬到南方去，想把她藏在我意大利的靜僻的邸宅中，等人們的議論平靜了再出來。可是在途中被人追到了，傅羅刺從客棧的望樓上突然看見了我們的追趕者，你這卓越的守護，就睡在這望樓前的。」——「那末追趕者就是那個駝背的先生麼？」——「他即是偵探。所以我們暗暗走入樹林去，讓你一個人去坐預先定好的郵車。這一來追趕者被我們騙過了，而且連在山上不絕地等着化裝的傅羅刺的邸內的人，也並不深究你慇懃待你把你當作了傅羅刺小姐。就是此地邸中也當作傅羅刺住在山上，或是尋訪她或是寫信給她——你不會收到信麼？」——我聽了馬上從袋內摸出那張紙片——「那末，就是這封信吧。」——本來好像不會注意我們的談話的傅羅刺小姐，說道：「是給我的麼？」說着連忙把紙片從我手中攫去，通讀了一遍，然後塞進懷裏去了。——「現在」雷溫哈特先生又說：「我們不得不快到邸中去，大家已在那邊等我們了。在邸宅裏，事情已不言自明適於教育小說做材料的：有發見，懺悔，及和解，我們大家重新歡聚。後天舉行結婚式吧！」

他還在講這些話，草叢中突然銅鼓聲，號角聲，笛聲，喇叭聲震動天地。放祝炮呼萬歲，小姑娘們又跳起舞來，從一切的灌木中，攢出一個一個的頭來，看來好像她們是由地下生出來似的。我在這喧鬧中從這一邊到那一邊跳得兩三尺高。天氣已黑暗了，我好不容易漸漸認出已是相識者的面貌來。老齡的園丁在敲銅鼓，普刺克的學生在正中奏樂，他們的近旁，那個門房像瘋癲一般在吹大笛。我不意見了門房，馬上跑過去緊緊地抱住他。他對此大覺狼狽：『果然，隨他走盡天邊，他還老是一個傻子！』他向學生說，又激怒着吹起大笛來了。

正在這當兒美女因騷擾已私自逃脫，像膽怯的小鹿一般穿過草地潛入花園的深處去了。我湊巧看見了她，急急跟着她奔去音樂家都熱心地在奏樂所以未注意到，他們當我們已到邸中去了。全音樂隊現在一面奏樂，一面擾攘也向那邊進行了。

我們幾乎在同時跑到了一間花園小坡上的涼亭裏。開放着的窗門向着遠遠的深谷。太陽早已下了山，只有和絳色的雲霧一類的東西還在歌聲溫暖的已息的暮色中放着光芒。多瑙河在這暮色中只管發出悅耳的響聲，使周圍更覺靜寂。突然只剩了我和她兩個人，我因為尊敬她的緣故，倒不知怎麼說好。後來決了心執任她的雪白的纖手——她迅速把我拉近她，拿兩隻手

圍抱我的項頸，我以兩腕緊緊地抱住她。

但是她又迅速的放了我，心緒忙亂地倚在窗上，晚風吹着她泛紅的頰。——「呀，」我嘆道：「我的心臟要破裂了，我的腦子完全凝固了。一切好像是做夢一般！」——「我也這樣，」她說道，略過了片刻，她又說道：「今年夏天我和伯爵夫人一同由羅馬回來，湊巧找到了傅羅刺小姐，帶了她一同回來，可是在各處一點也沒有聽到你的消息，那時候——再也想不到一切會同現在一樣的呢！纔到今天的正午時分，那個善良的機敏的青年佐克，喘得氣也接不過來地奔進這園來報告你已趁了郵船來的消息。」——說了默默地微笑。「你還記得麼？」她說道：「那時我在露臺上你最後一次看見我的情形。這也正像今天一樣，也在這麼靜寂的晚上，花園中也奏着音樂呢。」——我立即問道：「究竟是誰死了。」——「你說誰？」她吃了一驚的向我看着。我答道：「那時和你一同立在露臺上的你的夫君。」——她漲紅了臉，叫道：「你怎麼會作這麼的奇想！那是正從旅行回來的伯爵夫人的少爺，因為那天正是我的誕生日，所以他拉我到露臺上去，也對我賀喜。——你那時可是因此離開此地的麼？」——「唉，當然。」我狼狽地說。她搖搖頭，真心笑起來。

她這樣歡喜地親密地在我旁邊談話，我非常舒暢願一直聽到明天朝上。我歡天喜地從衣袋摸出一把從意大利帶來的杏仁。她也拿了一把，我們一面吃一面滿足地眺望幽默的景色。——『你看，』一會兒她又說道：『那上面在月光中發光的白的房子，伯爵已將它贈給我們了。那裏面還有花園和葡萄山，我們日後，就住在那邊。他早已知道我們感情好，而且他對你抱着好感，因為他把傅羅刺小姐由寄宿舍中誘出去的時候，若不帶了你去，那末在未與伯爵夫人和解前，他兩人已先被人捉住了。那末一切事情都和現在兩樣了。』——『呀，美麗的伯爵夫人呀！』我喊道：『都是意外的新奇的事件，弄得我莫明其妙了。那末雷溫哈特先生？』——她插口道：『是的，他在意大利講過，上面的房子本來是他的，他現在要和伯爵夫人的小姐，美麗的傅羅刺結婚了。——但是你爲什麼稱我做伯爵夫人呢？』——我驚視着她——她又繼續說道：『我並非伯爵夫人，因為我自小就是孤兒。我的叔父，門房，將我帶到這裏來，親切的伯爵夫人就把我養在邸裏了。』

我現在正像除去了苦痛的憂慮一樣。我狂喜地叫道：『上帝保佑門房！那知道他却是我們的叔父！我對他向來很尊敬！』——『他對你也很好，』她答道：『他常常說，你若能再上品一

點。你現在要穿漂亮的衣服了。」——我滿腔喜悅地叫道：「呀，英國式的燕尾服草帽，褲子，拍車！結婚之後到意大利去旅行。到有美麗的噴水的羅馬去旅行，帶了普刺克的學生和門房！」——她嫣然一笑很親暱地滿意地瞧着我。從遠處不絕有音樂聲傳過來，從邸中放出來的光彈，在沉靜的夜色中飛過花園來。多瑙河的水聲在其間響着，——萬事都美滿了。

(完)